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聊齋誌異 第五卷

陽武侯

陽武侯薛公祿，膠薛家島人。父薛公最貧，牧牛鄉先生家。先生有荒田，公牧其處，輒見蛇兔鬥草萊中；以為異，因請於主人為宅兆，構茅而居。後數年，太夫人臨蓐，值雨驟至；適二指揮使奉命稽海，出其途，避雨戶中。見舍上鴉鵲群集，競以翼覆漏處，異之。既而翁出，指揮問：「適何作？」因以產告。又詢所產，曰：「男也。」指揮又益愕，曰：「是必極貴！不然，何以得我兩指揮護守門戶也？」咨嗟而去。侯既長，垢面垂鼻涕，殊不聰穎。島中薛姓，故隸軍籍。是年應翁家出一丁口戍遼陽，翁長子深以為憂。時候□八歲，人以太憨生，無與為婚。忽自謂兄曰：「大哥啾啾，得無以遣戍無人耶？」曰：「然。」笑曰：「若肯以婢子妻我，我當任此役。」兄喜，即配婢。侯遂攜室赴戍所。行方數□里，暴雨忽集。途側有危崖，夫妻奔避其下。少間，雨止，始復行。纔及數武，崖石崩墜。居人遙望兩虎躍出，逼附兩人而沒。侯自此勇健非常，丰采頓異。後以軍功封陽武侯世爵。至啟、禎間，襲侯某公墓，無子，止有遺腹，因暫以旁支代。凡世封家進御者，有娠即以上聞，官遣媼伴守之，既產乃已。年餘，夫人生女。產後，腹猶震動，凡□五年，更數媼，又生男。應以嫡派賜爵。旁支諫之，以為非薛產。官收諸媼，械梏百端，皆無異言。爵乃定。

趙城虎

趙城媼，年七□餘，止一子。一日，入山，為虎所噬。媼悲痛，幾不欲活，號啼而訴於宰。宰笑曰：「虎何可以官法制之乎？」媼愈號咷不能制止。宰叱之，亦不畏懼。又憐其老，不忍加威怒，遂諾為捉虎。媼伏不去，必待勾牒出，乃肯行。宰無奈之，即問諸役，誰能往者。一隸名李能，醺醉，詣座下，自言：「能之。」持牒下，媼始去。隸醒而悔之；猶謂宰之偽局，姑以解媼擾耳，因亦不甚為意，持牒報繳。宰怒曰：「固言能之，何容復悔？」隸窘甚，請牒拘獵戶。宰從之。隸集諸獵人，日夜伏山谷，冀得一虎，庶可塞責。月餘，受杖數百，冤苦罔控。遂詣東郭嶽廟，跪而祝之，哭失聲。無何，一虎自外來。隸錯愕，恐被噬。虎入，殊不他顧，蹲立門中。隸祝曰：「如殺某子者爾也，其俯聽吾縛。」遂出縲索繫虎頸，虎帖耳受縛。牽達縣署，宰問虎曰：「某子，爾噬之耶？」虎頷之。宰曰：「殺人者死，古之定律。且媼止一子，而爾殺之，彼殘年垂盡，何以生活？倘爾能為若子也，我將赦之。」虎又頷之。乃釋縛令去。媼方怨宰之不殺虎以償子也，遲旦，啟扉，則有死鹿；媼貨其肉革，用以資度。自是以為常，時啣金帛擲庭中。媼從此致豐裕，奉養過於其子。心竊德虎。虎來，時臥簷下，竟日不去。人畜相安，各無猜忌。數年，媼死，虎來吼於堂中。媼素所積，綽可營葬，族人共瘞之。墳壘方成，虎驟奔來，賓客盡逃。虎直赴冢前，嗥鳴雷動，移時始去。土人立「義虎祠」於東郊，至今猶存。

螳螂捕蛇

張姓者，偶行谿谷，聞崖上有聲甚厲。尋途登峴，見巨蛇圍如碗，擺撲叢樹中，以尾擊柳，柳枝崩折。反側傾跌之狀，似有物捉制之，然審視殊無所見，大疑。漸近臨之，則一螳螂據頂上，以刺刀攫其首，擲不可去，久之，蛇竟死。視頰上革肉，已破裂云。

武技

李超，字魁吾，淄之西鄙人。豪爽，好施。偶一僧來托鉢，李飽啗之。僧甚感荷，乃曰：「吾少林出也。有薄技，請以相授。」李喜，館之客舍，豐其給，且夕從學。三月，藝頗精，意得甚。僧問：「汝益乎？」曰：「益矣。師所能者，我已盡能之。」僧笑命李試其技。李乃解衣唾手，如猿飛，如鳥落，騰躍移時，詡詡然驕人而立。僧又笑曰：「可矣。子既盡吾能，請一角低昂。」李忻然，即各交臂作勢。既而支撐格拒，李時時蹈僧瑕；僧忽一腳飛擲，李已仰跌丈餘。僧撫掌曰：「子尚未盡吾能也！」李以掌致地，慚沮請教。又數日，僧辭去。李由此以武名，遨遊南北，罔有其對。偶適歷下，見一少年尼僧，弄藝於場，觀者填溢。尼告眾客曰：「顛倒一身，殊大冷落。有好事者，不妨下場一撲為戲。」如是三言。眾相顧，迄無應者。李在側，不覺技癢，意氣而進。尼便笑與合掌。纔一交手，尼便呵止，曰：「此少林宗派也。」即問：「尊師何人？」李初不言。固詰之，乃以僧告。尼拱手曰：「憨和尚汝師耶？若爾，不必較手足，願拜下風。」李請之再四，尼不可。眾慫恿之，尼乃曰：「既是憨師弟子，同是箇中人，無妨一戲。但兩相會意可耳。」李諾之。然以其文弱故，易之；又少年喜勝，思欲敗之，以要一日之名。方頹頹間，尼即遽止。李問其故，但笑不言。李以為怯，固請再角。尼乃起。少間，李騰一蹶去。尼駢五指下削其股；李覺膝下如中刀斧，蹶仆不能起。尼笑謝曰：「孟浪往客，幸勿罪！」李昇歸，月餘始愈。後年餘，僧復來，為述往事。僧驚曰：「汝大鹵莽！惹他何為？幸先以我名告之；不然，股已斷矣！」

小人

康熙間，有術人攜一榼，榼中藏小人，長尺許。投以錢，則啟榼令出，唱曲而退。至掖，掖宰索榼入署，細審小人出處。初不敢言；固詰之，始自述其鄉族。蓋讀書童子，自塾中歸，為術人所迷，復投以藥，四體暴縮；彼遂攜之，以為戲具。宰怒，殺術人。留童子，欲醫之，尚未得其方也。

秦生

萊州秦生，製藥酒，誤投毒味，未忍傾棄，封而置之。積年餘，夜適思飲，而無所得酒。忽憶所藏，啟封嗅之，芳烈噴溢，腸癢涎流，不可制止。取瓊將嘗，妻苦勸諫。生笑曰：「快飲而死，勝於饑渴而死多矣。」一瓊既盡，倒瓶再斟。妻覆其瓶，滿屋流溢。生伏地而牛飲之。少時，腹痛口噤，中夜而卒。妻號泣，為備棺木，行人殮矣。次夜，忽有美人入，身長不滿三尺，逕就靈寢，以甌水灌之，豁然頓甦。叩而詰之，曰：「我狐仙也。適丈夫入陳家竊酒醉死，往救而歸，偶過君家，彼憐君子與己同病，故使妾以餘藥活之也。」言訖，不見。

余友人丘行素貢士，嗜飲。一夜思酒，而無可行沽，輾轉不可復忍，因思代以醋。謀諸婦，婦嗤之。丘固強之，乃煨醢以進。壺既盡，始解衣甘寢。次日，夫人竭壺酒之資，遣僕代沽。道遇伯弟襄宸，詰知其故，因疑嫂不肯為兄謀酒。僕言：「夫人云：『家中蓄醋無多，昨夜已盡其半；恐再一壺，則醋根斷矣。』」聞者皆笑之。不知酒興初濃，即毒藥猶甘之，況醋乎？亦可以傳矣。

鴉頭

諸生王文，東昌人。少誠篤。薄遊於楚，過六河，休於旅舍，閒步門外。遇里戚趙東樓，大賈也，常數年不歸。見王，相執甚懼，便邀臨存。至其所，有美人坐室中，愕怪卻步。趙曳之，又隔窗呼妮子去，王乃入。趙具酒饌，話溫涼。王問：「此何處所？」答云：「此是小勾欄。余因久客，暫假床寢。」話間，妮子頻來出入。王踟躕不安，離席告別。趙強捉令坐。俄，見一少女經門外過，望見王，秋波頻顧，眉目含情，儀度嫵婉，實神仙也。王素方直，至此惘然若失。便問：「麗者何人？」趙曰：「此媼次女，小字鴉頭，年□四矣。纏頭者屢以重金啗媼，女執不願，致母鞭楚，女以齒釋哀免，今尚待聘耳。」王聞言俯首，默然癡坐，酬應悉乖。趙戲之曰：「君倘垂意，當作冰斧。」王憮然曰：「此念所不敢存。」然日向夕，絕不言去。趙又戲請之。王曰：「雅意極所感佩，囊澀奈何！」趙知女性激烈，必當不允，故許以□金為助。王拜謝趨出，罄貲而至，得五數，強趙致媼。媼果少之。鴉頭言於母曰：「母日責我不作錢樹子，今請得如母所願。我初學作人，報母有日，勿以區區放卻財神去。」媼以女性拗執，但得允從，即甚懼喜。遂諾之，使婢邀王郎。趙難中悔，加金付媼。王與女懼愛甚至。既，謂王曰：「妾煙花下流，不堪匹敵；既蒙纏繞，義即至重。君傾囊博此一宵權，明日如何？」王泫然悲哽。女曰：「勿悲。妾委風塵，實非所願。顧未有敦篤可託如君者。請以宵遁。王喜，遽起；女亦起。聽譙鼓已三下矣。女急易男裝，草草偕出，叩主人扉。王故從雙衛，託以急務，命僕便發。女以符繫僕股並驢耳上，縱轡極馳，目不容啟，耳後但聞風鳴；平明，至漢江口，稅屋而止。王驚其異。女曰：「言之，得無懼乎？妾非人，狐耳。母貪淫，日遭虐遇，心所積懣。今幸脫苦海。百里外，即非所知，可幸無恙。」王略無疑貳，從容曰：「室對芙蓉，家徒四壁，實難自慰，恐終見棄置。」女曰：「何為此慮。今市貨皆可居，三數口，淡薄亦可自給。可鬻驢子作貲本。」王如言，即門前設小肆，王與僕人躬同操作，賣酒販漿其中。女作披肩，刺荷囊，日獲贏餘，飲膳甚優。積年餘，漸能蓄婢媼。王自是不著犢鼻，但課督而已。

女一日悄然忽悲，曰：「今夜合有難作，奈何！」王問之。女曰：「母已知妾消息，必見凌逼。若遭姊來，吾無憂；恐母自至耳。」夜已央，自慶曰：「不妨，阿姊來矣。」居無何，妮子排闥入。女笑逆之。妮子罵曰：「婢子不羞，隨人逃匿！老母令我縛去。」即出索子繫女頸。女怒曰：「從一者得何罪？」妮子益忿，捽女斷衫。家中婢媼皆集。妮子懼，奔出。女曰：「姊歸，母必自至。大禍不遠，可速作計。」乃急辦裝，將更播遷。媼忽掩入，怒容可掬，曰：「我故知婢子無禮，須自來也！」女迎跪哀啼。媼不言，揪髮提去。王徘徊惘惘，眠食都廢。急詣六河，冀得贖。至則門庭如故，人物已非。問之居人，俱不知其所徙。悼喪而返。於是俵散客旅，囊貲東歸。後數年，偶入燕都，過育嬰堂，見一兒，七八歲。僕人怪似其主，反復凝注之。王問：「看兒何說？」僕笑以對，王亦笑。細視兒，風度磊落。自念乏嗣，因其肖己，愛而贖之。詰其名，自稱王孜。王曰：「子棄之襁褓，何知姓氏？」曰：「本師嘗言，得我時，胸前有字，書山東王文之子。」王大駭曰：「我即王文，烏得有子？」念必同己姓名者。心竊喜，甚愛惜之。及歸，見者不問而知為王生子。孜漸長，孔武有力，喜田獵，不務生產，樂鬥好殺；王亦不能箝制之。又自言能見鬼狐，悉不之信。會里有患狐者，請孜往覘之。至則指狐隱處，令數人隨指處擊之，即聞狐鳴，毛血交落，自是遂安。由是人益異之。

王一日游市廛，忽遇趙東樓，巾袍不整，形色枯黯。驚問所來。趙慘然請問。王乃偕歸，命酒。趙曰：「媼得鴉頭，橫施楚掠。既北徙，又欲奪其志。女矢死不二，因囚置之。生一男，棄諸曲巷；聞在育嬰堂，想已長成。此君遺體也。」王出涕曰：「天幸孽兒已歸。」因述本末。問：「君何落拓至此？」歎曰：「今而知青樓之好，不可過認真也。夫何言！」先是，媼北徙，趙以負販從之。貨重難遷者，悉以賤售。途中腳直供億，煩費不貲，因大虧損。妮子索取尤奢。數年，萬金蕩然。媼見床頭金盡，旦夕加白眼。妮子漸寄貴家宿，恆數夕不歸。趙憤激不可耐，然無奈之。適媼他出，鴉頭自窗中呼趙曰：「勾欄中原無情好，所綢繆者，錢耳。君依戀不去，將掇奇禍。」趙懼，如夢初醒。臨行，竊往視女。女授書使達王，趙乃歸。因以此情為王述之。即出鴉頭書。書云：「知孜兒已在膝下矣。妾之厄難，東樓君自能緬悉。前世之孽，夫何可言！妾幽室之中，暗無天日，鞭創裂膚，飢火煎心，易一晨昏，如歷年歲。君如不忘漢上雪夜單衾，迭互煖抱時，當與兒謀，必能脫妾於厄。母姊雖忍，要是骨肉，但囑勿致傷殘，是所願耳。」王讀之，泣不自禁。以金帛贈趙而去。時孜年□八矣，王為述前後，因示母書。孜怒皆欲裂，即日赴都，詢吳媼居，則車馬方盈。孜直入，妮子方與湖客飲，望見孜，愕立變色。孜驟進殺之。賓客大駭，以為寇。及視女尸，已化為狐。孜持刃逕入。見媼督婢作羹，孜奔近室門，媼忽不見。孜四顧，急抽失望屋梁射之，一狐貫心而墮，遂決其首。尋得母所，投石破局，母子各失聲。母問媼，曰：「已誅之。」母怨曰：「兒何不聽吾言！」命持葬郊野。孜偽諾之，剝其皮而藏之。檢媼箱篋，盡卷金貲，奉母而歸。夫婦重諧，悲喜交至。既問吳媼，孜言：「在吾囊中。」驚問之，出兩革以獻。母怒，罵曰：「忤逆兒！何得此為！」號慟自撻，轉側欲死。王極力撫慰，叱兒瘞革。孜忿曰：「今得安樂所，頓忘撻楚耶？」母益怒，啼不止。孜葬皮反報，始稍釋。王自女歸，家益盛。心德趙，報以巨金。趙始知媼母子皆狐也。孜承奉甚孝；然誤觸之，則惡聲暴吼。女謂王曰：「兒有拗筋，不刺去之，終當殺人傾產。」夜伺孜睡，潛繫其手足。孜醒曰：「我無罪。」母曰：「將醫爾虐，其勿苦。」孜大叫，轉側不可開。女以巨針刺踝骨側，深三四分許，用刀掘斷，崩然有聲；又於肘間腦際並如之。已乃釋縛，拍令安臥。天明，奔候父母，涕泣曰：「兒早夜憶昔所行，都非人類！」父母大喜。從此溫和如處女，鄉里賢之。

異史氏曰：「妓盡狐也，不謂有狐而妓者；至狐而鴉，則獸而禽矣。滅理傷倫，其何足怪？至百折千磨，之死靡他，此人類所難，而乃於狐也得之乎？唐君謂魏徵更饒嫵媚，吾於鴉頭亦云。」

酒蟲

長山劉氏，體肥嗜飲。每獨酌，輒盡一甕。負郭田三百畝，輒半種黍；而家豪富，不以飲為累也。一番僧見之，謂其身有異疾。劉答言：「無。」僧曰：「君飲嘗不醉否？」曰：「有之。」曰：「此酒蟲也。」劉愕然，便求醫療。曰：「易耳。」問：「需何藥？」俱言不須。但令於日中俯臥，繫手足；去首半尺許，置良醞一器。移時，燥渴，思飲為極。酒香入鼻，饑火上熾，而苦不得飲。忽覺咽中暴癢，哇有物出，直墮酒中。解縛視之，赤肉長三寸許，蠕動如游魚，口眼悉備。劉驚謝。酬以金，不受，但乞其蟲。問：「將何用？」曰：「此酒之精，甕中貯水，入蟲攪之，即成佳釀。」劉使試之，果然。劉自是惡酒如仇。體漸瘦，家亦日貧，後飲食至不能給。

異史氏曰：「日盡一石，無損其富；不飲一斗，適以益貧。豈飲啄固有數乎？或言：『蟲是劉之福，非劉之病，僧愚之以成其術。』然歟否歟？」

木雕美人

商人白有功言：「在灤口河上，見一人荷竹簾，牽巨犬二。於簾中出木雕美人，高尺餘，手目轉動，豔妝如生。又以小錦鞵被犬身，便令跨坐。安置已，叱犬疾奔。美人自起，學解馬作諸劇，鏗而腹藏，腰而尾贅，跪拜起立，靈變不訛。又作昭君出塞：別取一木雕兒，插雉尾，披羊裘，跨犬從之。昭君頻頻回顧，羊裘兒揚鞭追逐，真如生者。」

封三娘

范一娘，臨城祭酒之女。少豔美，騷雅尤絕。父母鍾愛之，求聘者輒令自擇；女恆少可。會上元日，水月寺中諸尼，作「孟蘭盆會」。是日，游女如雲，女亦詣之。方適喜間，一女子步趨相從，屢望顏色，似欲有言。審視之，二八絕代姝也。悅而好之，轉用盼注。女子微笑曰：「姊非范一娘乎？」答曰：「然。」女子曰：「久聞芳名，人言果不虛謬。」一娘亦審里居。女答言：「妾封氏，第三，近在鄰村。」把臂歡笑，詞致溫婉，於是大相愛悅，依戀不捨。一娘問：「何無伴侶？」曰：「父母早世，家中止一老嫗，留守門戶，故不得來。」一娘將歸，封凝眸欲涕，一娘亦惘然，遂邀過從。封曰：「娘子朱門繡戶，妾素無葭莩親，慮致譏嫌。」一娘固邀之。答：「俟異日。」一娘乃脫金釵一股贈之，封亦摘髻上綠簪為報。一娘既歸，傾想殊切。出所贈簪，非金非玉，家人都不之識，甚異之。日望其來，悵然遂病。父母訊得故，使人於近村諮訪，並無知者。時值重九，一娘羸頓無聊，倩侍兒強扶窺園，設褥東籬下。忽一女子攀垣來窺，覘之，則封女也。呼曰：「接我以力？」侍兒從之，驀然遂下。一娘驚喜，頓起，曳坐褥間，責其負約，且問所來。答云：「妾家去此尚遠，時來舅家作耍。前言近村者，緣舅家耳。別後懸思頗苦；然貧賤者與貴人交，足未登門，先懷慚作，恐為婢僕下眼覷，是以不果來。適經牆外過，聞女子語，便一攀望，冀是小姐，今果如願。」一娘因述病源。封泣下如雨，因曰：「妾來當須秘密。造言生事者，飛短流長，所不堪受。」一娘諾。偕歸同榻，快與傾懷。病尋愈。訂為姊妹，衣服履舄，輒互易著。見人來，則隱匿夾幙間。積五六月，公及夫人頗聞之。

一日，兩人方對弈，夫人掩入。諦視，驚曰：「真吾兒友也！」因謂一娘：「閨中有良友，我兩人所歡，胡不早白？」一娘因達封意。夫人顧謂三娘曰：「伴吾兒，極所忻慰，何味之？」封羞暈滿頰，默然拈帶而已。夫人去，封乃告別。一娘苦留之，乃止。一夕，自門外匆皇奔入，泣曰：「我固謂不可留，今果遭此大辱！」驚問之。曰：「適出更衣，一少年丈夫，橫來相干，幸而得逃。如此，復何面目！」一娘細詰形貌，謝曰：「勿須怪，此妾癡兄。會告夫人，杖責之。」封堅辭欲去。一娘請待天曙。封曰：「舅家咫尺，但須以梯度我過牆耳。」一娘知不可留，使兩婢踰垣送之。行半里許，辭謝自去。婢返，一娘伏床悲惋，如失伉儷。後數月，婢以故至東村，暮歸，遇封女從老嫗來。婢喜，拜問。封亦惻惻，訊一娘興居。婢捉袂曰：「三姑過我。我家姑姑盼欲死！」封曰：「我亦思之，但不樂使家人知。歸啟園門，我自至。」婢歸告一娘；一娘喜，從其言，則封已在園中矣。相見，各道間闊，綿綿不寐。視婢子眠熟，乃起，移與一娘同枕，私語曰：「妾固知娘子未字。以才色門地，何患無貴介婿；然納袴兒教不足數。如欲得佳耦，請無以貧富論。」一娘然之。封曰：「舊年邂逅處，今復作道場，明日再煩一往，當令見一如意郎君。妾少讀相人書，頗不參差。」味爽，封即去，約俟蘭若。一娘果往，封已先在。

眺覽一周，一娘便邀同車。攜手出門，見一秀才，年可七八，布袍不飾，而容儀俊偉。封潛指曰：「此翰苑才也。」一娘略睨之。封別曰：「娘子先歸，我即繼至。」入暮，果至，曰：「我適物色甚詳，其人即同里孟安仁也。」一娘知其貧，不以為可。封曰：「娘子何亦墮世情哉！此人苟長貧賤者，余當挾眸子，不復相天下士矣。」一娘曰：「且為奈何？」曰：「願得一物，持與訂盟。」一娘曰：「姊何草草！父母在，不遂如何？」封曰：「妾此為，正恐其不遂耳。志若堅，生死何可奪也？」一娘心不可。封曰：「娘子姻緣已動，而魔劫未消。所以故，來報前好耳。請即別，即以所贈金鳳釵，鑄命贈之。」一娘方謀更商，封已出門去。時孟生貧而多才，意將擇耦，故八猶未聘也。是日，忽睹兩豔，歸涉冥想。一更向盡，封三娘款門而入。燭之，識為日中所見。喜致詰問。曰：「妾封氏，范氏一娘之女伴也。」生大悅，不暇細審，遽前擁抱。封拒曰：「妾非毛遂，乃曹丘生。一娘願締永好，請倩冰也。」生愕然不信。封乃以釵示生。生喜不自已，矢曰：「勞眷注若此，僕不得一娘，寧終鰥耳。」封遂去。生詰旦，浼鄰媪詣范夫人。夫人貧之，竟不商女，立便卻去。一娘知之，心失所望，深怨封之誤已也；而金釵難返，只須以死矢之。又數日，有某紳為子求婚，恐不諧，浼邑宰作伐。時某方居權要，范公心畏之。以問一娘，一娘不樂。母詰之，默默不言，但有涕淚。使人潛告夫人：非孟生，死不嫁！公聞，益怒，竟許某紳家。且疑一娘有私意於生，遂涓吉速成禮。一娘忿不食，日惟耽臥。至親迎之前夕，忽起，攬鏡自妝。夫人竊喜。俄侍女奔白：「小姐自經！」舉宅驚涕，痛悔無所復及。三日遂葬。孟生自鄰媪反命，憤恨欲絕。然遙遙探訪，妄冀復挽。察知佳人有主，忿火中燒，萬慮俱斷矣。未幾，聞玉葬香埋，愴然悲喪，恨不從麗人俱死。向晚出門，意將乘昏夜一哭一娘之墓。歛有一人來，近之，則封三娘。向生曰：「喜烟好可就矣。」生泫然曰：「卿不知一娘亡耶？」封曰：「我所謂就者，正以其亡。可急喚家人發冢，我有異藥，能令蘇。」生從之，發墓破棺，復掩其穴。生自負尸，與三娘俱歸，置榻上；投以藥，逾時而蘇。顧見三娘，問：「此何所？」封指生曰：「此孟安仁也。」因告以故，始如夢醒。封懼漏洩，相將去五里，避匿山村。封欲辭去，一娘泣留作伴，使別院居。因貨殉葬之飾，用為資度，亦稱小有。封每遇生來，輒走避。一娘從容曰：「吾姊妹，骨肉不啻也，然終無百年聚。計不如效英、皇。」封曰：「妾少得異訣，吐納可以長生，故不願嫁耳。」一娘笑曰：「世傳養生術，汗牛充棟，行而效者誰也？」封曰：「妾所得非人所知。世傳並非真訣，惟華陀五禽圖差為不妄。凡修煉家無非欲血氣流通耳，若得厄逆症，作虎形立止，非其驗耶？」一娘陰與生謀，使偽為遠出者。入夜，強勸以酒；既醉，生潛入污之。三娘醒曰：「妹子害我矣！倘色戒不破，道成當升第一天。今墮奸謀，命耳！」乃起告辭。一娘告以誠意而哀謝之。封曰：「實相告：我乃狐也。緣瞻麗容，忽生愛慕，如繭自纏，遂有今日。此乃情魔之劫，非關人力。再留，則魔更生，無底止矣。娘子福澤正遠，珍重自愛。」言已而逝。夫妻驚歎久之。逾年，生鄉、會果捷，官翰林。投刺謁范公，公愧悔不見。固請之，乃見。生入，執子婿禮，伏拜甚恭。公愧怒，疑生僥薄。生請問，具道情事。公不深信；使人探諸其家，方大驚喜。陰戒勿宣，懼有禍變。又二年，某紳以關節發覺，父子充遼海軍，一娘始歸寧焉。

狐夢

余友畢怡庵，倜儻不群，豪縱自喜。貌豐肥，多髭。士林知名。嘗以故至叔刺史公之別業，休憩樓上。傳言樓中故多狐。畢每讀青鳳傳，心輒向往，恨不一遇。因於樓上，攝想凝思。既而歸齋，日已寢暮。時暑月燠熱，當戶而寢。睡中有人搖之。醒而卻視，則一婦人，年逾不惑，而風雅猶存。畢驚起，問其誰何。笑曰：「我狐也。蒙君注念，心竊感納。」畢聞而喜，投以嘲謔。婦笑曰：「妾齒加長矣，縱人不見惡，先自慚沮。有小女及笄，可待巾櫛。明宵，無寓人於室，當即來。」言已而去。至夜，焚香坐伺。婦果攜女至。態度嫵婉，曠世無匹。婦謂女曰：「畢郎與有夙緣，即須留止。明旦早歸，勿貪睡也。」畢與握手入幃，款曲備至。事已，笑曰：「肥郎癡重，使人不堪！」未明即去。既夕自來，曰：「姊妹輩將為我賀新郎，明日即屈同去。」問：「何所？」曰：「大姊作筵主，去此不遠也。」畢果候之。良久不至，身漸倦惰。纔伏案頭，女忽入曰：「勞君久伺矣。」乃握手而行。奄至一處，有大院落。直上中堂，則見燈燭熒熒，燦若星點。俄而主人至，年近二旬，淡妝絕美。斂衽稱賀已，將踐席，婢入白：「二娘子至。」見一女子入，年可八九，笑向女曰：「妹子已破瓜矣。新郎頗如意否？」女以扇擊背，白眼視之。二娘曰：「記兒時與妹相撲為戲，妹畏人數脅骨，遙呵手指，即笑不可耐。便怒我，謂我當嫁儂僂國小王子。我謂婢子他日嫁多髭郎，刺破小吻，今果然矣。」大娘笑曰：「無怪三娘子怒詛也！新郎在側，直爾慙跳！」頃之，合尊促坐，宴笑甚歡。忽一少女抱一貓至，年可一二，雜髮未燥，而豔媚入骨。大娘曰：「四妹妹亦要見姊丈耶？此無坐處。」因捉抱膝頭，取肴果餌之。移時，轉置二娘懷中，曰：「壓我脛股酸痛！」二姊曰：「婢子許大，身如百鈞重，我脆弱不堪。既欲見姊丈，姊丈故壯偉，肥膝耐坐。」乃捉置畢懷。入懷香栗，輕若無人。畢抱與同杯飲。大娘曰：「小婢勿過飲，醉失儀容，恐姊夫所笑。」少女孜孜展笑，以手弄貓，貓戛然鳴。大娘曰：「尚不拋卻，抱走蚤蟲矣！」二娘曰：「請以狸奴為令，執箸交傳，鳴處則飲。」眾如其教。至畢輒鳴。畢故豪

飲，連舉數觥。乃知小女子故捉今鳴也，因大喧笑。二姊曰：「小妹子歸休！壓煞郎君，恐三姊怨人。」小女郎乃抱貓去。大姊見畢善飲，乃摘髻子貯酒以勸。視髻僅容升許；然飲之，覺有數斗之多。比乾視之，則荷蓋也。二娘亦欲相酬。畢辭不勝酒。二娘出一口脂合子，大於彈丸，酌曰：「既不勝酒，聊以示意。」畢視之，一吸可盡；接吸百口，更無乾時。女在傍以小蓮杯易合子去，曰：「勿為奸人所弄。」置合案上，則一巨鉢。二娘曰：「何預汝事！三日郎君，便如許親愛耶！」畢持杯向口立盡。把之膩軟；審之，非杯，乃羅襪一鉤，襪飾工絕。二娘奪罵曰：「猶婢！何時盜人履子去，怪道足冷冰也！」遂起，入室易烏。女約畢離席告別。女送出村，使畢自歸。瞥然醒寤，竟是夢景；而鼻口醺醺，酒氣猶濃，異之。至暮，女來，曰：「昨宵未醉死耶？」畢言：「方疑是夢。」女曰：「姊妹怖君狂譎，故託之夢，實非夢也。」女每與畢弈，畢輒負。女笑曰：「君日嗜此，我謂必大高著；今視之，只平平耳。」畢求指誨。女曰：「弈之為術，在人自悟，我何能益君？朝夕漸染，或當有異。」居數月，畢覺稍進。女試之，笑曰：「尚未，尚未。」畢出與所嘗共弈者游，則人覺其異，咸奇之。畢為人坦直，胸無宿物，微洩之。女已知，責曰：「無惑乎同道者不交狂生也！屢囑慎密，何尚爾爾！」佛然欲去。畢謝過不遑，女乃稍解；然由此來浸疏矣。積年餘，一夕來，兀坐相向。與之弈，不弈；與之寢，不寢。悵然良久，曰：「君視我孰如青鳳？」曰：「殆過之。」曰：「我自慚弗如。然聊齋與君文字交，請煩作小傳，未必千載下無愛憶如君者。」畢曰：「夙有此志；曩遵舊囑，故秘之。」女曰：「向為是囑，今已將別，復何諱？」問：「何往？」曰：「妾與四妹妹為西王母徵作花鳥使，不復得來。曩有姊行，與君家叔兄，臨別已產二女，今尚未醮；妾與君幸無所累。」畢求贈言，曰：「盛氣平，過自寡。」遂起，捉手曰：「君送我行。」至里許，灑涕分手，曰：「彼此有志，未必無會期也。」乃去。康熙二〇一年臘月〇九日，畢子與余抵足綽然堂，細述其異。余曰：「有狐若此，則聊齋之筆墨有光榮矣。」遂志之。

布客

長清某，販布為業，客於泰安。聞有術人工星命之學，詣問休咎。術人推之曰：「運數大惡，可速歸。」某懼，囊貲北下。途中遇一短衣人，似是隸胥。漸漬與語，遂相知悅。屢市餐飲，呼與共啜。短衣人甚德之。某問所幹營，答言：「將適長清，有所勾致。」問為何人。短衣人出牒，示令自審；第一即己姓名。駭曰：「何事見勾？」短衣人曰：「我非生人，乃蒿里山東四司隸役。想子壽數盡矣。」某出涕求救。鬼曰：「不能。然牒上名多，拘集尚需時日。子速歸，處置後事，我最後相招，此即所以報交好耳。」無何，至河際，斷絕橋梁，行人艱涉。鬼曰：「子行死矣，一文亦將不去。請即建橋，利行人；雖頗煩費，然於子未必無小益。」某然之。歸，告妻子作周身具。剋日鳩工建橋。久之，鬼竟不至。心竊疑之。一日，鬼忽來曰：「我已以建橋事上報城隍，轉達冥司矣，謂此一節可延壽命。今牒名已除，敬以報命。」某喜感謝。後再至泰山，不忘鬼德，敬齋楮錠，呼名酌奠。既出，見短衣人匆遽而來曰：「子幾禍我！適司君方蒞事，幸不聞知；不然，奈何！」送之數武，曰：「後勿復來。倘有事北往，自當迂道過訪。」遂別而去。

農人

有農人芸於山下，婦以陶器為餉。食已，置器壠畔。向暮視之，器中餘粥盡空。如是者屢。心疑之，因睨注以覘之。有狐來，探首器中。農人荷鋤潛往，力擊之。狐驚竄走。器囊頭，苦不得脫；狐顛蹙，觸器碎落，出首，見農人，竄益急，越山而去。後數年，山南有貴家女，苦狐纏崇，敕勒無靈。狐謂女曰：「紙上符咒，能奈我何！」女給之曰：「汝道術良深，可幸永好。顧不知生平亦有所畏者否？」狐曰：「我罔所怖。但〇年前在北山時，嘗竊食田畔，被一人戴闊笠，持曲項兵，幾為所戮，至今猶悸。」女告父。父思投其所畏，但不知姓名、居里，無從問訊。會僕以故至山村，向人偶道。旁一人驚曰：「此與吾曩年事適相符同，將無向所逐狐，今能為怪耶？」僕異之，歸告主人。主人喜，即命僕馬招農人來，敬白所求。農人笑曰：「曩所遇誠有之，顧未必即為此物；且既能怪變，豈復畏一農人？」貴家固強之，使披戴如爾日狀，入室以鋤卓地，咤曰：「我日覓汝不可得，汝乃逃匿在此耶！今相值，決殺不宥！」言已，即聞狐鳴於室。農人益作威怒。狐即哀言乞命。農人叱曰：「速去，釋汝。」女見狐奉頭鼠竄而去，自是遂安。

章阿端

衛輝戚生，少年蘊藉，有氣敢任。時大姓有巨第，白晝見鬼，死亡相繼，願以賤售。生廉其直，購居之。而第闕人稀，東院樓亭，蒿艾成林，亦姑廢置。家人夜驚，輒相譁以鬼。兩月餘，喪一婢。無何，生妻以暮至樓亭，既歸，得疾，數日尋斃。家人益懼，勸生他徙。生不聽。而塊然無偶，懷慄自傷。婢僕輩又時以怪異相聒。生怒，盛氣襤被，獨臥荒亭中，留燭以覘其異。久之無他，亦竟睡去。忽有人以手探被，反復捫搦。生醒視之，則一老婢，攣耳蓬頭，臃腫無度。生知其鬼，捉臂推之，笑曰：「尊範不堪承教！」婢慚，斂手蹣跚而去。少頃，一女即自西北隅出，神情婉妙，闖然至燈下，怒罵：「何處狂生，居然高臥！」生起笑曰：「小生此間之第主，候卿討房稅耳。」遂起，裸而捉之。女急遁。生先趨西北隅，阻其歸路。女既窮，便坐床上。近臨之，對燭如仙；漸擁諸懷。女笑曰：「狂生不畏鬼耶？將禍爾死！」生強解裙襦，則亦不甚抗拒。已而自白：「妾章氏，小字阿端。誤適蕩子，剛復不仁，橫加折辱，憤慍天逝，瘞此二〇餘年矣。此宅下皆墳冢也。」問：「老婢何人？」曰：「亦一故鬼，從妾服役。上有生人居，則鬼不安於夜室，適令驅君耳。」問：「捫搦何為？」笑曰：「此婢三〇年未經人道，其情可憫；然亦太不自諒矣。要之：餒怯者，鬼益侮弄之；剛腸者，不敢犯也。」聽鄰鐘響斷，著衣下床，曰：「如不見猜，夜當復至。」入夕，果至，綢繆益懼。生曰：「室人不幸殂謝，感悼不釋於懷。卿能為我致之否？」女聞之益戚，曰：「妾死二〇年，誰一致念憶者！君誠多情，妾當極力。然聞投生有地矣，不知尚在冥司否。」逾夕，告生曰：「娘子將生貴人家。以前生失耳環，撻婢，婢自縊死，此案未結，以故遲留。今尚寄藥王廊下，有監守者。妾使婢往行賄，或將來也。」生問：「卿何閒散？」曰：「凡枉死鬼不自投見，閻摩天子不及知也。」二鼓向盡，老婢果引生妻而至。生執手大悲。妻含涕不能言。女別去，曰：「兩人可話契闊，另夜請相見也。」生慰問婢死事。妻曰：「無妨，行結矣。」上床偃抱，款若平生之歡。由此遂以為常。後五日，妻忽泣曰：「明日將赴山東，乖離苦長，奈何！」生聞言，揮涕流離，哀不自勝。女勸曰：「妾有一策，可得暫聚。」共收涕詢之。女請以錢紙〇提，焚南堂杏樹下，持賄押生者，俾緩時日。生從之。至夕，妻至曰：「幸賴端娘，今得〇日聚。」生喜，禁女勿去，留與連床，暮以暨曉，惟恐懼盡。過七八日，生以限期將滿，夫妻終夜哭。問計於女。女曰：「勢難再謀。然試為之，非冥資百萬不可。」生焚之如數。女來，喜曰：「妾使人與押生者關說，初甚難；既見多金，心始搖。今已以他鬼代生矣。」自此白日亦不復去，令生塞戶牖，燈燭不絕。如是年餘，女忽病瘖悶，懷懽恍惚，如見鬼狀。妻撫之曰：「此為鬼病。」生曰：「端娘已鬼，又何鬼之能病？」妻曰：「不然。人死為鬼，鬼死為靈。鬼之畏靈，猶人之畏鬼也。」生欲為聘巫醫。曰：「鬼何可以人療？鄰媪王氏，今行術於冥間，可往召之。然去此〇餘里，妾足弱，不能行，煩君焚馬。」生從之。馬方蕪，即見女婢牽赤騮，授綬庭下，轉瞬已杳。少間，與一老嫗疊騎而來，繫馬廊柱。嫗入，切女〇指。既而端坐，首偃作態。仆地移時，蹶而起曰：「我黑山大王也。娘子病大篤，幸遇小神，福澤不淺哉！此業鬼為殃，不妨，不妨！但是病有膠，須厚我供養，金百錠、錢百貫，盛筵一設，不得少缺。」妻一一噉應。嫗又仆而蘇，向病者呵叱，乃已。既而欲去。妻送諸庭外，贈之以馬，欣然而去。入視女郎，似稍清醒。夫妻大悅，撫問之。女忽言曰：

「妾恐不得再履人世矣。合目輒見冤鬼，命也！」因泣下。越宿，病益沈殆，曲體戰栗，妄有所睹。拉生同臥，以首入懷，似畏撲捉。生一起，則驚叫不寧。如此六七日，夫妻無所為計。會生他出，半日而歸，聞妻哭聲。驚問，則端娘已斃床上，委蛻猶存。啟之，白骨儼然。生大慟，以生人禮葬於祖墓之側。一夜，妻夢中嗚咽。搖而問之，答云：「適夢端娘來，言其夫為盪鬼，怒其改節泉下，啣恨索命去，乞我作道場。」生早起，即將如教。妻止之曰：「度鬼非君所可與力也。」乃起去。逾刻而來，曰：「余已命人邀僧侶。當先焚錢紙作用度。」生從之。日方落，僧眾畢集，金鏡法鼓，一如人世。妻每謂其聒耳，生殊不聞。道場既畢，妻又夢端娘來謝，言：「冤已解矣，將生作城隍之女。煩為轉致。」居三年，家人初聞而懼，久之漸習。生不在，則隔窗啟窺。一夜，向生啼曰：「前押生者，今情弊漏洩，按責甚急，恐不能久聚矣。」數日，果疾，曰：「情之所鍾，本願長死，不樂生也。今將永訣，得非數乎！」生皇遽求策。曰：「是不可為也。」問：「受責乎？」曰：「薄有所罰。然偷生罪大，偷死罪小。」言訖，不動。細審之，面龐形質，漸就漸滅矣。生每獨宿亭中，冀有他遇，終亦寂然，人心遂安。

餽餽媪

韓生居別墅半載，臘盡始返。一夜，妻方臥，聞人行聲。視之，爐中煤火，熾耀甚明。見一媪，可八九□，雞皮囊背，衰髮可數。向女曰：「食餽餽否？」女懼不敢應。媪遂以鐵箸撥火，加釜其上；又注以水。俄聞湯沸。媪擦襟啟腰囊，出餽餽數□枚，投湯中，歷歷有聲。自言曰：「待尋筭來。」遂出門去。女乘媪去，急起捉釜傾簣後，蒙被而臥。少刻，媪至，逼問釜湯所在。女大懼而號。家人盡醒，媪始去。啟簣照視，則土驚蟲數□，堆累其中。

金永年

利津金永年，八□二歲無子，媪亦七□八歲，自分絕望。忽夢神告曰：「本應絕嗣，念汝貿販平準，賜予一子。」醒以告媪。媪曰：「此真妄想。兩人皆將就木，何由生子？」無何，媪腹震動；□月，竟舉一男。

花姑子

安幼輿，陝之拔貢生。為人揮霍好義，喜放生。見獵者獲禽，輒不惜重直，買釋之。會舅家喪葬，往助執紼。暮歸，路經華嶽，迷竄山谷中。心大恐。一矢之外，忽見燈火，趨投之。數武中，欵見一叟，偃僕曳杖，斜徑疾行。安停足，方欲致問。叟先詰誰何。安以迷途告；且言燈火處必是山村，將以投止。叟曰：「此非安樂鄉。幸老夫來，可從去，茅廬可以下榻。」安大悅，從行里許，睹小村。叟扣荊扉，一嫗出，啟關曰：「郎子來耶？」叟曰：「諾。」既入，則舍宇湫隘。叟挑燈促坐，使命隨事具食。又謂嫗曰：「此非他，是吾恩主。婆子不能行步，可喚花姑子來釀酒。」俄女郎以饌具入，立叟側，秋波斜盼。安視之，芳容韶齒，殆類天仙。叟顧令煨酒。房西隅有煤爐，女即入房撥火。安問：「此公何人？」答云：「老夫章姓。七□年止有此女。田家少婢僕，以君非他人，遂敢出妻見子，幸勿哂也。」安問：「婿家何里？」答言：「尚未。」安贊其惠麗，稱不容口。雙方謙挹，忽聞女郎驚號。叟奔入，則酒沸火騰。叟乃救止，訶曰：「老大婢，濡猛不知耶！」回首，見爐傍有蕪心插紫姑未竟，又訶曰：「髮蓬蓬許，裁如嬰兒！」持向安曰：「貪此生涯，致酒騰沸。蒙君子獎譽，豈不羞死！」安審諦之，眉目袍服，製甚精工。贊曰：「雖近兒戲，亦見慧心。」斟酌移時，女頻來行酒，嫣然含笑，殊不羞澹。安注目情動。忽聞嫗呼，叟便去。安覩無人，謂女曰：「睹仙容，使我魂失。欲通媒妁，恐其不遂，如何？」女抱壺向火，默若不聞；屢問不對。生漸入室。女起，厲色曰：「狂郎入闈將何為！」生長踉蹌之。女奪門欲去。安暴起要遮，狎接膝臑。女顫聲疾呼，叟匆遽入問。安釋手而出，殊切愧懼。女從容向父曰：「酒復湧沸，非郎君來，壺子融化矣。」安聞女言，心始安妥，益德之。魂魄顛倒，喪所懷來。於是偽醉離席，女亦遂去。叟設衾褥，闔扉乃出。安不寐；未曙，呼別。至家，即浼交好者造廬求聘，終日而返，竟莫得其居里。安遂命僕馬，尋途自往。至則絕壁巉巖，竟無村落；訪諸近里，則此姓絕少。失望而歸，並忘食寢。由此得昏瞶之疾：強啖湯粥，則唾□欲吐；潰亂中，輒呼花姑子。家人不解，但終夜環伺之，氣勢阢危。

一夜，守者困怠並寐，生矇矓中，覺有人揣而抗之。略開眸，則花姑子立床下，不覺神氣清醒。熟視女郎，潸潸涕墮。女傾頭笑曰：「癡兒何至此耶？」乃登榻，坐安股上，以兩手為按太陽穴。安覺腦麝奇香，穿鼻沁骨。按數刻，忽覺汗滿天庭，漸達肢體。小語曰：「室中多人，我不便住。三日當復相望。」又於繡榻中出數蒸餅置床頭，悄然遂去。安至中夜，汗已思食，捫餅啗之。不知所苞何料，甘美非常，遂盡三枚。又以衣覆餘餅，惴惴酣睡，辰分始醒，如釋重負。

三日，餅盡，精神倍爽。乃遣散家人。又慮女來不得其門而入，潛出齋庭，悉脫肩鍵。未幾，女果至，笑曰：「癡郎子！不謝巫耶？」安喜極，抱與綢繆，恩愛甚至。已而曰：「妾冒險蒙垢，所以故，來報重恩耳。實不能永諧琴瑟，幸早別圖。」安默默良久，乃問曰：「素昧生平，何處與卿家有舊，實所不憶。」女不言，但云：「君自思之。」生固求永好。女曰：「屢屢夜奔，固不可；常諧伉儷，亦不能。」安聞言，邑邑而悲。女曰：「必欲相諧，明宵請臨妾家。」安乃收悲以忻，問曰：「道路遼遠，卿纖纖之步，何遂能來？」曰：「妾固未歸。東頭豐媪我姨行，為君故，淹留至今，家中恐所疑怪。」安與同衾，但覺氣息肌膚，無處不香。問曰：「熏何薺澤，致侵肌膚？」女曰：「妾生來便爾，非由熏飾。」安益奇之。女早起言別。安慮迷途，女約相候於路。安抵暮馳去，女果伺待，偕至舊所。叟媪歡逆。酒肴無佳品，雜具藜藿。既而請客安寢。女子殊不瞻顧，頗涉疑念。更既深，女始至，曰：「父母絮絮不寢，致勞久待。」淡洽終夜，謂安曰：「此宵之會，乃百年之別。」安驚問之。答曰：「父以小村孤寂，故將遠徙。與君好合，盡此夜耳。」安不忍釋，俯仰悲愴。依戀之間，夜色漸曙。叟忽闖然入，罵曰：「婢子玷我清門，使人愧作欲死！」女失色，草草奔去。叟亦出，且行且詈。安驚孱還怯，無以自容，潛奔而歸。數日徘徊，心景殆不可過。因思夜往，踰牆以觀其便。叟固言有恩，即令事洩，當無大譴。遂乘夜竄往，蹊躓山中，迷悶不知所往。大懼。方覓歸途，見谷中隱有舍宇；喜詣之，則閨閤高壯，似是世家，重門尚未扃也。安向門者詢章氏之居。有青衣人出，問：「昏夜何人詢章氏？」安曰：「是吾親好，偶迷居向。」青衣曰：「男子無問章也。此是渠姪家，花姑即今在此，容傳白之。」人未幾，即出邀安。纔登廊舍，花姑趨出迎，謂青衣曰：「安郎奔波中夜，想已困殆，可伺床寢。」少間，攜手入幃。安問：「姪家何別無人？」女曰：「姪他出，留妾代守。幸與郎遇，豈非夙緣？」然偃傍之際，覺甚羶腥，心疑有異。女抱安頸，遽以舌舐鼻孔，徹腦如刺。安駭絕，急欲逃脫；而身若巨絛之縛。少時，悶然不覺矣。安不歸，家中逐者窮人蹟。或言暮遇於山徑者。家人入山，則見裸死危崖下。驚怪莫察其由，昇歸。眾方聚哭，一女郎來弔，自門外嗷嗷而入。撫尸捺鼻，涕洟其中，呼曰：「天乎，天乎！何愚冥至此！」痛哭聲嘶，移時乃已。告家人曰：「停以七日，勿殮也。」眾不知何人，方將啟問；女傲不為禮，含涕逕出。留之不顧；尾其後，轉眸已渺。群疑為神，謹遵所教。夜又來，哭如昨。至七夜，安忽甦，反側以呻。家人盡駭。女子入，相向嗚咽。安舉手，揮眾令去。女出青草一束，燂湯升許，即床頭進之，頃刻能言。歎曰：「再殺之惟卿，再生之亦惟卿矣！」因述所遇。女曰：「此蛇精冒妾也。前迷道時所見燈光，即是物也。」安曰：「卿何能起死人而肉白骨也？勿乃仙乎？」曰：「久欲言之，恐致驚怪。君五年前，曾於華山道上買獵獐而放之否？」曰：「然，其有之。」曰：「是即妾父也。前言大德，蓋以此故。君前日已生西村王主政家。妾與父訟諸閻摩王，閻摩王弗善也。父願壞道代郎死，哀之七日，始得當。今之邂逅，幸耳。然君雖生，必且痿痺不仁；得蛇血合酒飲之，病乃可除。」

生啣恨切齒，而慮其無術可以擒之。女曰：「不難。但多殘生命，累我百年不得飛升。其穴在老崖中，可於晡時聚茅焚之，外以強弩戒備，妖物可得。」言已，別曰：「妾不能終事，實所哀慘。然為君故，業行已損其七，幸爾有也。月來覺腹中微動，恐是孽根。男與女，歲後當相寄耳。」流涕而去。安經宿，覺腰下盡死，爬抓無所痛癢。乃以女言告家人。家人往，如其言，熾火穴中。有巨白蛇衝箴而出。數弩齊發，射殺之。火熄入洞，蛇大小數百頭，皆焦臭。家人歸，以蛇血進。安服三日，兩股漸能轉側，半年始起。後獨行谷中，遇老媪以繡席抱嬰兒授之，曰：「吾女致意郎君。」方欲問訊，瞥不復見。啟襪視之，男也。抱歸，竟不復娶。

異史氏曰：「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，此非定論也。蒙恩啣結，至於沒齒，則人有慚於禽獸者矣。至於花姑，始而寄慧於慙，終而寄情於恕。乃知慙者慧之極，恕者情之至也。仙乎，仙乎！」

武孝廉

武孝廉石某，囊貲赴都，將求銓敘。至德州，暴病，唾血不起，長臥舟中。僕篡金亡去。石大悲，病益加，資糧斷絕。榜人謀委棄之。會有女子乘船，夜來臨泊，聞之，自願以舟載石。榜人悅，扶石登女舟。石視之，婦四□餘，被服粲麗，神采猶都。呻以感謝。婦臨審曰：「君夙有瘵根，今魂魄已遊墟墓。」石聞之，噉然哀哭。婦曰：「我有丸藥，能起死。苟病瘳，勿相忘。」石灑泣立盟。婦乃以藥餌石；半日，覺少痊。婦即榻供甘旨，殷勤過於夫婦。石益德之。月餘，病良已。石膝行而前，敬之如母。婦曰：「妾弔獨無依，如不以色衰見憎，願侍巾櫛。」時石三□餘，喪偶經年，聞之，喜愜過望，遂相燕好。婦乃出藏金，使入都營幹，相約返與同歸。石赴都資緣，選得本省司閩；餘金市鞍馬，冠蓋赫奕。因念婦臘已高，終非良偶，因以百金聘王氏女為繼室。心中悚怯，恐婦聞知，遂避德州道，迂途履任。年餘，不通音耗。有石中表，偶至德州，與婦為鄰。婦知之，詣問石況。某以實對。婦大罵，因告以情。某亦代為不平，慰解曰：「或署中務冗，尚未暇遑。乞修尺一書，為嫂寄之。」婦如其言。某敬以達石，石殊不置意。又年餘，婦自往歸石，止於旅舍，託官署司賓者通姓氏。石令絕之。一日，方燕飲，聞喧詈聲，釋杯凝聽，則婦已牽簾入矣。石大駭，面色如土。婦指罵曰：「薄情郎！安樂耶？試思富若貴何所自來？我與汝情分不薄，即欲置婢妾，相謀何害？」石累足屏氣，不能復作聲。久之，長跽自投，詭辭乞宥。婦氣稍平。石與王氏謀，使以妹禮見婦。王氏雅不欲；石固哀之，乃往。王拜，婦亦答拜。曰：「妹勿懼，我非悍妒者。曩事，實人情所不堪，即妹亦當不願有是郎。」遂為王緘述本末。王亦憤恨，因與交詈石。石不能自為地，惟求自贖，遂相安帖。初，婦之未入也，石戒閩人勿通。至此，怒閩人，陰詰讓之。閩人固言管鑰未發，無人者，不服。石疑之而不敢問婦，兩雖言笑，而終非所好也。幸婦嫻婉，不爭夕。三餐後，掩闥早眠，並不問良人夜宿何所。王初猶自危；見其如此，益敬之。厭旦往朝，如事姑嫜。婦御下寬和有體，而明察若神。一日，石失印綬，合署沸騰，屑屑還往，無所為計。婦笑言：「勿憂，竭井可得。」石從之，果得之。叩其故，輒笑不言。隱約間，似知盜者姓名，然終不肯洩。居之終歲，察其行多異。石疑其非人，常於寢後使人窺聽之，但聞床上終夜作振衣聲，亦不知其何為。婦與王極相愛憐。一夕，石以赴臬司未歸，婦與王飲，不覺過醉，就臥席間，化而為狐。王憐之，覆以錦褥。未幾，石入，王告以異。石欲殺之。王曰：「即狐，何負於君？」石不聽，急覓佩刀。而婦已醒，罵曰：「虺蜮之行，而豺狼之心，必不可以久居！曩所啖藥，乞賜還也！」即唾石面。石覺森寒如澆冰水，喉中習習作癢；嘔出，則丸藥如故。婦拾之，忿然逕出，追之已杳。石中夜舊症復作，血嗽不止，半歲而卒。

異史氏曰：「石孝廉，翩翩若書生。或言其折節能下士，語人如恐傷。壯年殂謝，士林悼之。至聞其負狐婦一事，則與李□郎何以少異？」

西湖主

陳生弼教，字明允，燕人也。家貧，從副將軍賈館作記室。泊舟洞庭。適豬婆龍浮水面，賈射之中背。有魚啣龍尾不去，並獲之。鎖置桅間，奄存氣息；而龍吻張翕，似求援拯。生惻然心動，請於賈而釋之。攜有金創藥，戲敷患處，縱之水中，浮沉逾刻而沒。後年餘，生北歸，復經洞庭，大風覆舟。幸扳一竹籬，漂泊終夜，絳木而止。援岸方升，有浮尸繼至，則其僮僕。力引出之，已就斃矣。慘怛無聊，坐對憩息。但見小山聳翠，細柳搖青，行人絕少，無可問途。自遲明以及辰後，悵悵靡之。忽僮僕肢體微動，喜而捫之。無何，嘔水數斗，醒然頓蘇。相與曝衣石上，近午始燥可著。而枵腸轉轉，飢不可堪。於是越山疾行，冀有村落。纔至半山，聞鳴鐃聲。方疑聽所，有二女郎乘駿馬來，聘如撒菽。各以紅綉抹額，髻插雉尾；著小袖紫衣，腰束綠錦；一挾彈，一臂青鞵。度過嶺頭，則數□騎獵於榛莽，並皆姝麗，裝束若一。生不敢前。有男子步馳，似是馭卒，因就問之。答曰：「此西湖主獵首山也。」生述所來，且告之餒。馭卒解裹糧授之。囑云：「宜即遠避，犯駕當死！」生懼，疾趨下山。茂林中隱有殿閣，謂是蘭若。近臨之，粉垣圍杏，溪水橫流；朱門半啟，石橋通焉。攀扉一望，則臺榭環雲，擬於上苑，又疑是貴家園亭。逡巡而入，橫藤礙路，香花撲人。過數折曲欄，又是別一院宇，垂楊數□株，高拂朱簷。山鳥一鳴，則花片齊飛；深苑微風，則榆錢自落。怡日快心，殆非人世。穿過小亭，有鞦韆一架，上與雲齊；而胃索沉沉，杳無人蹟。因疑地近閨闈，慙怯未敢深入。俄聞馬騰於門，似有女子笑語。生與僮僕伏叢花中。未幾，笑聲漸近。聞一女子曰：「今日獵興不佳，獲禽絕少。」又一女曰：「非是公主射得雁落，幾空勞僕馬也。」無何，紅裝數輩，擁一女郎上亭上坐。禿戎裝，年可□四五。鬢多斂霧，腰細驚風，玉蕊瓊英未足方喻。諸女子獻茗熏香，燦如堆錦。移時，女起，歷階而下。一女曰：「公主鞍馬勞頓，尚能鞦韆否？」公主笑諾。遂有駕肩者，捉臂者，褰裙者，持履者，挽扶而上。公主舒皓腕，躡利屣，輕如飛燕，蹴入雲霄。已而扶下。群曰：「公主真仙人也！」嘻笑而去。生睨良久，神志飛揚。迨人聲既寂，出詣鞦韆下，徘徊凝想。見籬下有紅巾，知為群美所遺，喜內袖中。登其亭，見案上設有文具，遂題巾曰：「雅戲何人擬半仙？分明瓊女散金蓮。廣寒隊裏應相妒，莫信凌波上九天。」題已，吟誦而出。復尋故徑，則重門扃矣。踟躕罔計，返而樓閣亭臺，涉歷幾盡。一女掩入，驚問：「何得來此？」生揖之曰：「失路之人，幸能垂救。」女問：「拾得紅巾否？」生曰：「有之。然已玷染，如何？」因出之。女大驚曰：「汝死無所矣！此公主所常御，塗鴉若此，何能為地？」生失色，哀求脫免。女曰：「竊窺宮儀，罪已不赦。念汝儒冠蘊藉，欲以私意相全；今孽乃自作，將何為計！」遂皇皇持巾去。生心悸肌慄，恨無翅翎，惟延頸俟死。

迂久，女復來，潛賀曰：「子有生望矣！公主看巾三四遍，輒然無怒容，或當放君去。宜姑耐守，勿得攀樹鑽垣，發覺不宥矣。」日已投暮，凶祥不能自必；而餓餒中燒，憂煎欲死。無何，女子挑燈至。一婢提壺榼，出酒食餉生。生急問消息。女云：「適我乘間言：『園中秀才，可恕則放之；不然，餓且死。』」公主沉思云：『深夜教渠何之？』遂命餽君食。此非惡耗也。」生徬徨終夜，危不自安。辰刻向盡，女子又餉之。生哀求緩頰。女曰：「公主不言殺，亦不言放。我輩下人，何敢屑屑瀆告？」既而斜日西轉，眺望方殷，女子坐息急奔而入，曰：「殆矣！多言者洩其事於王妃；妃展巾抵地，大罵狂僮，禍不遠矣！」生大驚，面如灰土，長跽請教。忽聞人語紛拏，女搖手避去。數人持索，洶洶入戶。內一婢熟視曰：「將謂何人，陳郎耶？」遂止持索者，曰：「且勿且勿，待白王妃來。」返身急去。少間來，曰：「王妃請陳郎入。」生戰惕從之。經數□門戶，至一宮殿，碧箔銀鈎。即有美姬揭簾，唱：「陳郎至。」上一麗者，袍服炫冶。生伏地稽首，曰：「萬里孤臣，幸恕生命。」妃急起，自曳之曰：「我非君子，無以有今日。婢輩無知，致往佳客，罪何可贖！」即設華筵，酌以鏤杯。生茫然不解其故。妃曰：「再造之恩，恨無所報。息女蒙題巾之愛，當是天緣，今夕即遣奉侍。」生意出非望，神恍恍而無著。日方暮，一婢前曰：「公主已嚴妝訖。」遂引生就帳。忽而笙管敖曹；階上悉踐花鬪；門堂藩溷，處處皆籠燭。數□妖姬，扶公主交拜。麝蘭之氣，充溢殿庭。既而相將入幃，兩相傾

愛。生曰：「羈旅之臣，生平不省拜侍。點污芳巾，得免斧鑕，幸矣；反賜烟好，實非所望。」公主曰：「妾母，湖君妃子，乃揚江王女。舊歲歸寧，偶游湖上，為流矢所中。蒙君脫免，又賜刀圭之藥，一門戴佩，常不去心。郎勿以非類見疑。妾從寵君得長生訣，願與郎共之。」生乃悟為神人。因問：「婢子何以相識？」曰：「爾日洞庭舟上，曾有小魚啣尾，即此婢也。」又問：「既不見誅，何遲遲不賜縱脫？」笑曰：「實憐君才，但不自主。顛倒終夜，他人不及知也。」生歎曰：「卿，我鮑叔也。餽食者誰？」曰：「阿念，亦妾腹心。」生曰：「何以報德？」笑曰：「侍君有日，徐圖塞責未晚耳。」問：「大王何在？」曰：「從關聖征蚩尤未歸。」居數日，生慮家中無耗，懸念甚切，乃先以平安書遣僕歸。家中聞洞庭舟覆，妻子縵經已年餘矣。僕歸，始知不死；而音問梗塞，終恐漂泊難返。又半載，生忽至，裘馬甚都，囊中寶玉充盈。由此富有巨萬，聲色豪華，世家所不能及。七八年間，生子五人。日日宴集賓客，宮室飲饌之奉，窮極豐盛。或問所遇，言之無少諱。有童稚之交梁子俊者，宦游南服□餘年。歸過洞庭，見一畫舫，雕檻朱窗，笙歌幽細，緩蕩煙波。時有美人推窗凭眺。梁目注舫中，見一少年丈夫，科頭疊股其上；傍有二八姝麗，授莎交摩。念必楚襄貴官，而騶從殊少。凝眸審諦，則陳明允也。不覺憑欄酣叫。生聞呼罷棹，出臨鷓首，邀梁過舟。見殘肴滿案，酒霧猶濃。生立命撤去。頃之，美婢三五，進酒烹茗，山海珍錯，目所未睹。梁驚曰：「□年不見，何富貴一至於此！」笑曰：「君小覷窮措大不能發跡耶？」問：「適共飲何人？」曰：「山荊耳。」梁又異之。問：「攜家何往？」答：「將西渡。」梁欲再詰，生遽命歌以侑酒。一言甫畢，早雷聒耳，肉竹嘈雜，不復可聞言笑。梁見佳麗滿前，乘醉大言曰：「明允公，能令我真箇銷魂否？」生笑云：「足下醉矣！然有一美妾之賞，可贈故人。」遂命侍兒進明珠一顆，曰：「綠珠不難購，明我非吝惜。」乃趣別曰：「小事忙迫，不及與故人久聚。」送梁歸舟，開篷還去。梁歸，探諸其家，則生方與客飲，益疑。因問：「昨在洞庭，何歸之速？」答曰：「無之。」梁乃追述所見，一座盡駭。生笑曰：「君誤矣，僕豈有分身術耶？」眾異之，而究莫解其故。後八□一歲而終。迨殯，訝其棺輕；開之，則空棺耳。

異史氏曰：「竹籬不沉，紅巾題句，此其中具有鬼神；而要皆惻隱之一念所通也。迨宮室妻妾，一身而兩享其奉，即又不可解矣。昔有願嬌妻妾，貴子賢孫，而兼長生不死者，僅得其半耳。豈仙人中亦有汾陽、季倫耶？」

孝子

青州東香山之前，有周順亭者，事母至孝。母股生巨疽，痛不可忍，晝夜嘔呻。周撫肌進藥，至忘寢食。數月不痊，周憂煎無以為計。夢父告曰：「母疾賴汝孝。然此創非人膏塗之不能愈，徒勞焦惻也。」醒而異之。乃起，以利刃割贅肉；肉脫落，覺不甚苦。急以布纏腰際，血亦不注。於是烹肉持膏，敷母患處，痛截然頓止。母喜，問：「何藥而靈效如此？」周詭對之。母創尋愈。周每掩護割處，即妻子亦不知也。既痊，有巨痕如掌。妻詰之，始得其情。

異史氏曰：「割股為傷生之事，君子不貴。然愚夫婦何知傷生之為不孝哉？亦行其心之所不自己者而已。有斯人而知孝子之真，猶在天壤。司風教者，重務良多，無暇彰表，則闡幽明微，賴茲芻蕘。」

獅子

暹邏貢獅，每止處，觀者如堵。其形狀與世傳繡畫者迥異，毛黑黃色，長數寸。或投以雞，先以爪搏而吹之；一吹，則毛盡落如掃，亦理之奇也。

閻王

李久常，臨朐人。壺榼於野，見旋風蓬蓬而來，敬酌奠之。後以故他適，路傍有廣第，殿閣弘麗。一青衣人自內出，邀李。李固辭。青衣要遮甚殷。李曰：「素不識荊，得無誤耶？」青衣云：「不誤。」便言李姓字。問：「此誰家？」答云：「入自知之。」入，進一層門，見一女子手足釘扉上。近視，其嫂也。大駭。李有嫂，臂生惡疽，不起者年餘矣。因自念何得至此。轉疑招致意惡，畏沮卻步。青衣促之，乃入。至殿下，上一人，冠帶如王者，氣象威猛。李跪伏，莫敢仰視。王者命曳起之。慰之曰：「勿懼。我以曩昔擾子杯酌，欲一見相謝，無他故也。」李心始安，然終不知其故。王者又曰：「汝不憶田野野奠時乎？」李頓悟，知其為神。頓首曰：「適見嫂氏受此嚴刑，骨肉之情，實愴於懷。乞王憐宥！」王者曰：「此甚悍妒，宜得是罰。三年前，汝兒妾盤腸而產，彼陰以針刺腸上，俾至今臟腑常痛。此豈有人理者！」李固哀之。乃曰：「便以子故宥之。歸當勸悍婦改行。」李謝而出，則扉上無人矣。歸視嫂，嫂臥榻上，創血殷席。時以妾拂意故，方致詬罵。李遽勸曰：「嫂無復爾！今日惡苦，皆平日忌嫉所致。」嫂怒曰：「小郎若個好男兒；又房中娘子賢似孟姑姑，任郎君東家眠，西家宿，不敢一作聲。自當是小郎大好乾綱，到不得代哥子降伏老嫗！」李微哂曰：「嫂勿怒。若言其情，恐欲哭不暇矣。」曰：「便曾不盜得王母籬中線，又未與玉皇香案吏一眨眼，中懷坦坦，何處可用哭者！」李小語曰：「針刺人腸，宜何罪？」嫂勃然色變，問此言之因。李告之故。嫂戰惕不已，涕泗流離而哀鳴曰：「吾不敢矣！」啼淚未乾，覺痛頓止，旬日而瘥。由是立改前轍，遂稱賢淑。後妾再產，腸復墮，針宛然在焉。拔去之，腸痛乃瘳。

異史氏曰：「或謂天下悍妒如某者，正復不少，恨陰網之漏多也。余謂：不然。冥司之罰，未必無甚於釘扉者，但無回信耳。」

土偶

沂水馬姓者，娶妻王氏，琴瑟甚敦。馬早逝。王父母欲奪其志，王矢不他。姑憐其少，亦勸之，王不聽。母曰：「汝志良佳；然齒太幼，兒又無出。每見有勉強於初，而貽羞於後者，固不如早嫁，猶恆情也。」王正容，以死自誓，母乃任之。女命塑工尚夫像，每食，酌獻如生時。一夕，將寢，忽見土偶人欠伸而下。駭心愕顧，即已暴長如人，真其夫也。女懼，呼母。鬼止之曰：「勿爾。感卿情好，幽壤酸辛。一門有忠貞，數世祖宗，皆有光榮。吾父生有損德，應無嗣，遂至促我茂齡；冥司念爾苦節，故令我歸，與汝生一子承承緒。」女亦沾沾。遂燕好如平生。雞鳴，即下榻去。如此月餘，覺腹微動。鬼乃泣曰：「限期已滿，從此永訣矣！」遂絕。女初不言，即而腹漸大，不能隱，陰以告母。母疑涉妄；然窺女無他，大惑不解。□月，果舉一男。向人言之，聞者罔不匿笑；女亦無以自伸。有里正故與馬有隙，告諸邑令。令拘訊鄰人，並無異言。令曰：「聞鬼子無影，有影者偽也。」抱兒日中，影淡淡如輕煙然。又刺兒指血傅土偶上，立入無痕；取他偶塗之，一拭便去。以此信之。長數歲，口鼻言動，無一不肖馬者。群疑始解。

長治女子

陳歡樂，潞之長治人。有女慧美。有道士行乞，睨之而去。由是日持鉢近廬間。適一瞽人自陳家出，道士追與同行，問何來。瞽云：「適過陳家推造命。」道士曰：「聞其家有女郎，我中表親。欲求姻好，但未知其甲子。」瞽為之述之，道士乃別而去。居

數日，女繡於房，忽覺足麻痺，漸至股，又漸至腰腹；俄而暈然傾仆。定逾刻，始恍惚能立，將尋告母。及出門，則見茫茫黑波中，一路如線；駭而卻退，門舍居廬，已被黑水滄沒。又視路上，行人絕少，惟道士緩步於前。遂遙尾之，冀見同鄉以相告語。走數里以來，忽睹里舍，視之，則己家門。大駭曰：「奔馳如許，固猶在村中。何向來迷惘若此！」欣然入門，父母尚未歸。復仍至己房，所繡業履，猶在榻上。自覺奔波殆極，就榻憩坐。道士忽入，女大驚，欲遁。道士捉而捺之。女欲號，則瘖不能聲。道士急以利刃剖女心。女覺魂飄飄離殼而立。四顧家舍全非，惟有崩崖若覆。視道士以己心血點木人上，又復疊指詛咒；女覺木人遂與己合。道士囑曰：「自茲當聽差遣，勿得違誤！」遂佩戴之。陳氏失女，舉家惶惑。尋至牛頭嶺，始聞村人傳言，嶺下一女子剖心而死。陳奔驗，果其女也。泣以懇宰。宰拘嶺下居人，拷掠幾遍，迄無端緒。姑收群犯，以待覆勘。道士去數里外，坐路旁柳樹下，忽謂女曰：「今遣汝第一差，往偵邑中審獄狀。去當隱身爇閣上。倘見官宰用印，即當趨避，切記勿忘！限汝辰去已來。遲一刻，則以一針刺汝心中，令作急痛；二刻，刺二針；至三針，則使汝魂魄銷滅矣。」女聞之，四體驚悚，飄然遂去。瞬息至官廨，如言伏閣上。時嶺下人羅跪堂下，尚未訊詰。適將鈐印公牒，女未及避，而印已出匣。女覺身軀重栗，紙格似不能勝，曝然作響。滿堂愕顧。宰命再舉，響如前；三舉，翻墜地下。眾悉聞之。宰起祝曰：「如是冤鬼，當便直陳，為汝昭雪。」女哽咽而前，歷言道士殺己狀，遣己狀。宰差役馳去，至柳樹下，道士果在。捉還，一鞠而服。人犯乃釋。宰問女：「冤雪何歸？」女曰：「將從大人。」宰曰：「我署中無處可容，不如暫歸汝家。」女良久曰：「官署即吾家，我將入矣。」宰又問，音響已寂。退入宅中，則夫人生女矣。

義犬

潞安某甲，父陷獄將死。搜括囊蓄，得百金，將詣郡關說。跨驛出，則所養黑犬從之。呵逐使退；既走，則又從之，鞭逐不返。從行數里。某下騎，趨路側私焉。既乃以石投犬，犬始奔去；某既行，則犬欵然復來，嚙驛尾足。某怒鞭之。犬鳴吠不已。忽躍在前，憤齧驛首，似欲阻其去路。某以為不祥，益怒，回騎馳逐之。視犬已遠，乃返轡疾馳；抵郡已暮。及捫腰囊，金亡其半。涔涔汗下，魂魄都失。輾轉終夜，頓念犬吠有因。候關出城，細審來途。又自計南北衝衢，行人如蟻，遺金寧有存理？遂巡至下騎所，見犬斃草間，毛汗溼如洗。捉耳起視，則封金儼然。感其義，買棺葬之，人以為義犬家云。

鄱陽神

翟湛持，司理饒州，道經鄱陽湖。湖上有神祠，停蓋游瞻。內雕丁普郎死節臣像，翟姓一神，最居末坐。翟曰：「吾家宗人，何得在下！」遂於上易一座。既而登舟，大風斷帆，桅檣傾側，一家哀號。俄一小舟破浪而來；既近官舟，急挽翟登小舟，於是家人盡登。審視其人，與翟姓神無少異。無何，浪息，尋之已杳。

伍秋月

秦郵王鼎，字仙湖。為人慷慨有力，廣交遊。年十八，未娶，妻殞。每遠遊，恆經歲不返。兄肅，江北名士，友于甚篤。勸弟勿遊，將為擇偶。生不聽，命舟抵鎮江訪友。友他出，因稅居於逆旅閣上。江水澄波，金山在目，心甚快之。次日，友人來，請生移居；辭不去。居半月餘，夜夢女郎，年可四五，容華端妙，上床與合，既寤而遺。頗怪之，亦以為偶。入夜，又夢之。如是三四夜。心大異，不敢息燭，身雖偃臥，惕然自警。纔交睫，夢女復來；方狎，忽自驚寤；急開目，則少女如仙，儼然猶在抱也。見生醒，頓自愧怯。生雖知非人，意亦甚得；無暇問訊，真與馳驟。女若不堪，曰：「狂暴如此，無怪人不敢明告也。」生始詰之。答云：「妾伍氏秋月。先父名儒，遽於易數。常珍愛妾；但言不永壽，故不許字人。後五歲果夭歿，即攢瘞閣東，令與地平。亦無冢誌，惟立片石於棺側，曰：『女秋月，葬無冢，三百年，嫁王鼎。』今已三百年，君適至。心喜，亟欲自薦；寸心羞怯，故假之夢寐耳。」王亦喜，復求訖事。曰：「妾少須陽氣，欲求復生，實不禁此風雨。後日好合無限，何必今宵。」遂起而去。次日，復至，坐對笑謔，懽若生平。滅燭登床，無異生人；但女既起，則遺洩流離，沾染茵褥。一夕，明月瑩澈，小步庭中。問女：「冥中亦有城郭否？」答曰：「等耳。冥間城府，不在此處，去此可三四里。但以夜為晝。」問：「生人能見之否？」答云：「亦可。」生請往觀，女諾之。乘月去，女飄忽若風，王極力追隨。欵至一處，女言：「不遠矣。」王瞻望殊罔所見。女以唾塗其兩背，啟之，明倍於常，視夜色不殊白晝。頓見雉堞在杳靄中；路上行人，如趨墟市。俄二皂繫三四人過，末一人怪類其兄。趨近之，果兄。駭問：「兄那得來？」兄見生，潸然零涕，言：「自不知何事，強被拘囚。」王怒曰：「我兄秉禮君子，何至縲絏如此！」便請二皂，幸且寬釋。皂不肯，殊大傲睨。生恚欲與爭。兄止之曰：「此是官命，亦合奉法。但余乏用度，索賄良苦。弟歸，宜措置。」生把兄臂，哭失聲。皂怒，猛掣項索，兄頓顛蹙。生見之，忿火填胸，不能制止，即解佩刀，立決皂首。一皂喊嘶，生又決之。女大驚曰：「殺官使，罪不宥！遲則禍及！請即覓舟北發，歸家勿摘提旛，杜門絕出入，七日保無慮也。」王乃挽兄夜買小舟，火急北渡。歸見弔客在門，知兄果死。閉門下鑰，始入。視兄已渺；入室，則亡者已蘇，便呼：「餓死矣！可急備湯餅。」時死已二日，家人盡駭。生乃備言其故。七日啟關，去喪旛，人始知其復甦。親友集問，但偽對之。轉思秋月，想念頗煩。遂復南下，至舊閣，秉燭久待，女竟不至。矇矓欲寢，見一婦人來，曰：「秋月小娘子致意郎君：前以公役被殺，凶犯逃亡，捉得娘子去，見在監押。押役遇之虐。日日盼郎君，當謀作經紀。」王悲憤，便從婦去。至一城都，入西郭，指一門曰：「小娘子暫寄此間。」王入，見房舍頗繁，寄頓囚犯甚多，並無秋月。又進一小扉，斗室中有燈火。王近窗以窺，則秋月坐榻上，掩袖嗚泣。二役在側，撮頤捉履，引以嘲戲。女啼益急。一役挽頸曰：「既為罪犯，尚守貞耶？」王怒，不暇語，持刀直入，一役一刀，摧斬如麻，篡取女郎而出。幸無覺者。裁至旅舍，驀然即醒。方怪幻夢之凶，見秋月含睇而立。生驚起曳坐，告之以夢。女曰：「真也，非夢也。」生驚曰：「且為奈何！」女歎曰：「此有定數。妾待月盡，始是生期；今已如此，急何能待！當速發瘞處，載妾同歸，日頻喚妾名，三日可活。但未滿時日，骨稟不足，不能為君任井臼耳。」言已，草草欲出。又返身曰：「妾幾忘之，冥迫若何？生時，父傳我符書，言三百年後，可佩夫婦。」乃索筆疾書兩符，曰：「一君自佩，一黏妾背。」送之出，志其沒處，掘尺許，即見棺木，亦已敗腐。側有小碑，果如女言。發棺視之，女顏色如生。抱入房中，衣裳隨風盡化。黏符已，以被褥嚴裹，負至江濱；呼攏泊舟，偽言妹急病，將送歸其家。幸南風大競，甫曉，已達里門。抱女安置，始告兄嫂。一家驚顧，亦莫敢直言其惑。生啟舍，長呼秋月，夜輒擁尸而寢。日漸溫暖。三日竟蘇，七日能步；更衣拜嫂，盈盈然神仙不殊。但步之外，須人而行；不則隨風搖曳，屢欲傾側。見者以為身有此病，轉更增媚。每勸生曰：「君罪孽太深，宜積德誦經以懺之。不然，壽恐不永也。」生素不佞佛，至此皈依甚虔。後亦無恙。

異史氏曰：「余欲上言定律：『凡殺公役者，罪減平人三等。』蓋此輩無有不可殺者也。故能誅鋤蠹役者，即為循良；即稍苛之，不可謂虐。況冥中原無定法，倘有惡人，刀鋸鼎鑊，不以為酷。若人心之所快，即冥王之所善也。豈罪致冥追，遂可倖而逃哉？」

蓮花公主

膠州竇旭，字曉暉。方晝寢，見一褐衣人立榻前，逡巡惶顧，似欲有言。生問之。答云：「相公奉屈。」「相公何人？」曰：「近在鄰境。」從之而出。轉過牆屋，導至一處，疊閣重樓，萬椽相接，曲折而行。覺萬戶千門，迥非人世。又見宮人女官，往來甚夥，都向褐衣人問曰：「竇郎來乎？」褐衣人諾。俄，一貴官出，迎見甚恭。既登堂，生啟問曰：「素既不敘，遂疏參謁。過蒙愛接，頗注疑念。」貴官曰：「寡君以先生清族世德，傾風結慕，深願思晤焉。」生益駭，問：「王何人？」答云：「少間自悉。」無何，二女官至，以雙旌導生行。入重門，見殿上一王者，見生入，降階而迎，執賓主禮。禮已，踐席，列筵豐盛。仰視殿上一扁曰「桂府」。生踟蹰不能致辭。王曰：「忝近芳鄰，緣即至深。便當暢懷，勿致疑畏。」生唯唯。酒數行，笙歌作於下，鉦鼓不鳴，音聲幽細。稍間，王忽左右顧曰：「朕一言，煩卿等屬對：『才人登桂府。』」四座方思，生即應云：「君子愛蓮花。」王大悅曰：「奇哉！蓮花乃公主小字，何適合如此？寧非夙分？傳語公主，不可不出一晤君子。」移時，珮環聲近，蘭麝香濃，則公主至矣。年□六七，妙好無雙。王命向生展拜，曰：「此即蓮花小女也。」拜已而去。生睹之，神情搖動，木坐凝思。王舉觴勸飲，目竟罔睹。王似微察其意，乃曰：「息女宜相匹敵，但自慚不類，如何？」生悵然若癡，即又不聞。近坐者躡之曰：「王揖君未見，王言君未聞耶？」生茫乎若失，慙慙自慚，離席曰：「臣蒙優渥，不覺過醉，儀節失次，幸能垂宥。然日旰君勤，即告出也。」王起曰：「既見君子，實愜心好，何倉卒而便言離也？卿既不住，亦無敢於強。若煩繁念，更當再邀。」遂命內官導之出。途中內官語生曰：「適王謂可匹敵，似欲附為婚姻，何默不一言？」生頓足而悔，步步追恨，遂已至家。忽然醒寤，則返照已殘。冥坐觀想，歷歷在目。晚齋滅燭，冀舊夢可以復尋，而邯鄲路渺，悔歎而已。一夕，與友人共榻，忽見前內官來，傳王命相召。生喜，從去。見王伏謁。王曳起，延止隅坐，曰：「別後知勞思眷。謬以小女子奉裳衣，想不過嫌也。」生即拜謝。王命學士大臣，陪侍宴飲。酒闌，宮人前白：「公主妝竟。」俄見數□宮女，擁公主出。以紅錦覆首，凌波微步，挽上氍毹，與生交拜成禮。已而送歸館舍。洞房溫清，窮極芳膩。生曰：「有卿在目，真使人樂而忘死。但恐今日之遭，乃是夢耳。」公主掩口曰：「明明妾與君，那得是夢？」詰旦方起，戲為公主勻鉛黃；已而以帶圍腰，布指度足。公主笑問曰：「君顛耶？」曰：「臣屢為夢誤，故細志之。倘是夢時，亦足動懸想耳。」調笑未已，一宮女馳入曰：「妖入宮門，王避偏殿，凶禍不遠矣！」生大驚，趨見王。王執手泣曰：「君子不棄，方圖永好。詎期孽降自天，國祚將覆，且復奈何！」生驚問何說。王以案上一章，授生啟讀。章云：「含香殿大學士臣黑翼，為非常妖異，祈早遷都，以存國脈事；據黃門報稱：自五月初六日，來一千丈巨蟒，盤踞宮外，吞食內外臣民一萬三千八百餘口；所過宮殿盡成丘墟，等因。臣奮勇前窺，確見妖蟒：頭如山岳，目等江海；昂首則殿閣齊吞，伸腰則樓垣盡覆。真千古未見之凶，萬代不遭之禍！社稷宗廟，危在旦夕！乞皇上早率宮眷，速遷樂土」云云。生覽畢，面如灰土。即有宮人奔奏：「妖物至矣！」闔殿哀呼，慘無天日。王倉遽不知所為，但泣顧曰：「小女已累先生。」生忿息而返。公主方與左右抱首哀鳴，見生入，牽衿曰：「郎焉置妾？」生愴惻欲絕，乃捉腕思曰：「小生貧賤，慚無金屋。有茅廬三數間，姑同竄匿可乎？」公主含涕曰：「急何能擇？乞攜速往！」生乃挽扶而出。未幾，至家。公主曰：「此大安宅，勝故國多矣。然妾從君來，父母何依？請別築一舍，當舉國相從。」生難之。公主號咷曰：「不能急人之急，安用郎也！」生略慰解，即已入室。公主伏床悲啼，不可勸止。焦思無術，頓然而醒，始知夢也。而耳畔啼聲，嚶嚶未絕。審聽之，殊非人聲，乃蜂子二三頭，飛鳴枕上。大叫怪事。友人詰之，乃以夢告。友人亦詫為異。共起視蜂，依依裳袂間，拂之不去。友人勸為營巢。生如所請，督工構造。方暨兩堵，而群蜂自牆外來，絡繹如蠅。頂尖未合，蜂集盈斗。跡所由來，則鄰翁之舊圃也。圃中蜂一房，三□餘年矣，生息頗繁。或以生事告翁。翁覘之，蜂戶寂然。發其壁，則蛇據其中，長丈許。捉而殺之。乃知巨蟒即此物也。蜂入生家，滋息更盛，亦無他異。

綠衣女

于生名璟，字小宋，益都人。讀書醴泉寺。夜方披誦，忽一女子在窗外贊曰：「于相公勤讀哉！」因念深山何處得女子？方疑思間，女已推扉笑入曰：「勤讀哉！」于驚起視之，綠衣長裙，婉妙無比。于知非人，固詰里居。女曰：「君視妾當非能咋噬者，何勞窮問？」于心好之，遂與寢處。羅襦既解，腰細殆不盈掬。更籌方盡，翩然遂去。由此無夕不至。一夕共酌，談吐間妙解音律。于曰：「卿聲嬌細，倘度一曲，必能消魂。」女笑曰：「不敢度曲，恐消君魂耳。」于固請之。曰：「妾非吝惜，恐他人所聞。君必欲之，請便獻醜；但只微聲示意可耳。」遂以蓮鉤輕點足床，歌云：「樹上烏白鳥，賺奴中夜散。不怨繡鞋溼，祇恐郎無伴。」聲細如蠅，裁可辨認。而靜聽之，宛轉滑烈，動耳搖心。歌已，啟門窺曰：「防窗外有人。」適屋周視，乃入。生曰：「卿何疑懼之深？」笑曰：「諺云：『偷生鬼子常畏人。』妾之謂矣。」既而就寢，惕然不喜，曰：「生平之分，殆止此乎？」于急問之。女曰：「妾心動，妾祿盡矣。」于慰之曰：「心動眼瞞，蓋是常也，何遽此云？」女稍憚，復相綢繆。更漏既歇，披衣下榻。方將啟關，徘徊復返，曰：「不知何故，惴惴心怯。乞送我出門。」于果起，送諸門外。女曰：「君佇望我；我踰垣去，君方歸。」于曰：「諾。」視女轉過房廊，寂不復見。方欲歸寢，聞女號救甚急。于奔往。四顧無蹟，聲在檐間。舉首細視，則一蛛大如彈，搏捉一物，哀鳴聲嘶。于破網挑下，去其縛纏，則一綠蜂，奄然將斃矣。捉歸室中，置案頭。停蘇移時，始能行步。徐登硯池，自以身投墨汁，出伏几上，走作「謝」字。頻展雙翼，已乃穿窗而去。自此遂絕。

黎氏

龍門謝中條者，佻達無行。三□餘喪妻，遺二子一女，晨夕啼號，縈累甚苦。謀聘繼室，低昂未就。暫僱傭媪撫子女。一日，翔步山途，忽一婦人出其後。待以窺覘，是好女子，年二□許。心悅之，戲曰：「娘子獨行，不畏怖耶？」婦走不對。又曰：「娘子纖步，山徑殊難。」婦仍不顧。謝四望無人，近身側，遽挈其腕，曳入幽谷，將以強合。婦怒呼曰：「何處強人，橫來相侵！」謝牽挽而行，更不休止。婦步履蹶蹶，困窘無計。乃曰：「燕婉之求，乃若此耶？緩我，當相就耳。」謝從之。偕入靜壑，野合既已，遂相欣愛。婦問其里居姓氏，謝以實告。既亦問婦。婦言：「妾黎氏。不幸早寡，姑又殞歿，塊然一身，無所依倚，故常至母家耳。」謝曰：「我亦鰥也，能相從乎？」婦問：「君有子女無也？」謝曰：「實不相欺：若論枕席之事，交好者亦頗不乏。祇是兒啼女哭，令人不耐。」婦躊躇曰：「此大難事！觀君衣服襪履樣，亦只平平，我自謂能辦。但繼母難作，恐不勝諂讓也。」謝曰：「請毋疑阻。我自不言，人何干與？」婦亦微納。轉而慮曰：「肌膚已沾，有何不從？但有悍伯，每以我為奇貨，恐不允諧，將復如何？」謝亦憂皇，請與逃竄。婦曰：「我亦思之爛熟。所慮家人一洩，兩非所便。」謝云：「此即細事。家中惟一孤媪，立便遣去。」婦喜，遂與同歸。先匿外舍；即入遣媪訖，掃榻迎婦，倍極歡好。婦便操作，兼為兒女補綴，辛勤甚至。謝得婦，嬖愛異常，日惟閉門相對，更不通客。月餘，適以公事出，反關乃去。及歸，則中門嚴閉，扣之不應。排闥而入，渺無人跡。方至寢室，一巨狼衝門躍出，幾驚絕！入視子女皆無，鮮血殷地，惟三頭存焉。返身追狼，已不知所之矣。

異史氏曰：「士則無行，報亦慘矣。再娶者，皆引狼入室耳；況將於野合逃竄中求賢婦哉！」

荷花三娘子

湖州宗湘若，士人也。秋日巡視田壠，見禾稼茂密處，振搖甚動。疑之，越陌往覘，則有男女野合。一笑將返。即見男子颯然結帶，草草逕去。女子亦起。細審之，雅甚媚好。心悅之，欲就綢繆，實慚鄙惡。乃略近拂拭曰：「桑中之遊樂乎？」女笑不語。

宗近身啟衣，膚膩如脂。於是接莎上下幾遍。女笑曰：「腐秀才！要如何，便如何耳，狂探何為？」詰其姓氏，曰：「春風一度，即別東西，何勞審究？豈將留名字作貞坊耶？」宗曰：「野田草露中，乃山村牧豬奴所為，我不習慣。以卿麗質，即私約亦當自重，何至屑屑如此？」女聞言，極意嘉納。宗言：「荒齋不遠，請過留連。」女曰：「我出已久，恐人所疑，夜分可耳。」問宗門戶物誌甚悉，乃趨斜徑，疾行而去。更初，果至宗齋。滯雨尤雲，備極親愛。積有月日，密無知者。會一番僧卓錫村寺，見宗，驚曰：「君身有邪氣，曾何所遇？」答言：「無之。」過數日，悄然忽病。女每夕攜佳果饋之，殷勤撫問，如夫妻之好。然臥後必強宗與合。宗抱病，頗不耐之。心疑其非人，而亦無術暫絕使去。因曰：「曩和尚謂我妖惑，今果病，其言驗矣。明日屈之來，便求符咒。」女慘然色變。宗益疑之。次日，遣人以情告僧。僧曰：「此狐也。其技尚淺，易就束縛。」乃書符二道，付囑曰：「歸以淨壇一事，置榻前，即以一符貼壇口。待狐竄入，急覆以盆。再以一符黏盆上，投釜湯烈火烹煮，少頃斃矣。」家人歸，并如僧教。夜深，女始至，探袖中金橘，方將就榻問訊。忽壇口颼颼一聲，女已吸入。家人暴起，覆口貼符，方欲就煮。宗見金橘散滿地上，追念情好，愴然感動，遽命釋之。揭符去覆，女子自壇中出，狼狽頗殆。稽首曰：「大道將成，一旦幾為灰土！君，仁人也，誓必相報。」遂去。數日，宗益沉綿，若將隕墜。家人趨市，為購材木。途中遇一女子，問曰：「汝是宗湘若紀綱否？」答云：「是。」女曰：「宗郎是我表兄。聞病沉篤，將便省視，適有故不得去。靈藥一裹，勞寄致之。」家人受歸。宗念中表迄無姊妹，知是狐報。服其藥，果大瘳，旬日平復。心德之，禱諸虛空，願一再覲。一夜，閉戶獨酌，忽聞彈指敲窗。拔關出視，則狐女也。大悅，把手稱謝，延止共飲。女曰：「別來耿耿，思無以報高厚。今為君覓一良匹，聊足塞責否？」宗問：「何人？」曰：「非君所知。明日辰刻，早越南湖，如見有采菱女，著冰縠帔者，當急舟趁之。苟迷所往，即視堤邊有短幹蓮花隱葉底，便采歸，以蠟火熬其蒂，當得美婦，兼致修齡。」宗謹受教。既而告別，宗固挽之。女曰：「自遭厄劫，頓悟大道。即奈何以衾裯之愛，取人仇怨？」厲色辭去。宗如言，至南湖，見荷蕩佳麗頗多。中一垂髻人，衣冰縠，絕代也。促舟闌逼，忽迷所往。即撥荷叢，果有紅蓮一枝，幹不盈尺，折之而歸。入門，置几上，削蠟於旁，將以熬火。一回頭，化為姝麗。宗驚喜伏拜。女曰：「癡生！我是妖狐，將為君祟矣！」宗不聽。女曰：「誰教子者？」答曰：「小生自能識卿，何待教？」捉臂牽之，隨手而下，化為怪石，高尺許，面面玲瓏。乃攜供案上，焚香再拜而祝之。入夜，杜門塞竅，惟恐其亡。平旦視之，即又非石，紗帔一襲，遙聞薜澤；展視領衿，猶存餘膩。宗覆衾擁之而臥。暮起挑燈，既返，則垂髻人在枕上。喜極，恐其復化，哀祝而後就之。女笑曰：「孽障哉！不知何人饒舌，遂教風狂兒屑碎死！」乃不復拒。而款洽間，若不勝任，屢乞休止。宗不聽。女曰：「如此，我便化去！」宗懼而罷。由是兩情甚諧。而金帛常盈箱篋，亦不知所自來。女見人喏諾，似口不能道辭；生亦諱言其異。懷孕餘月，計日當產。入室，囑宗杜門禁款者，自乃以刀剖臍下，取子出，令宗裂帛束之，過宿而愈。又六七年，謂宗曰：「夙業償滿，請告別也。」宗聞泣下，曰：「卿歸我時，貧苦不自立，賴卿小阜，何忍遽言離遠？且卿又無邦族，他日兒不知母，亦一恨事。」女亦悵悵曰：「聚必有散，固是常也。兒福相，君亦期頤，更何求？妾本何氏。倘蒙思眷，抱妾舊物而呼曰：『荷花三娘子！』當有見耳。」言已解脫，曰：「我去矣。」驚顧間，飛去已高於頂。宗躍起，急曳之，捉得履。履脫及地，化為石燕；色紅於丹朱，內外瑩澈，若水精然。拾而藏之。檢視箱中，初來時所著冰縠帔尚在。每一憶念，抱呼「三娘子」，則宛然女郎，懽容笑黛，並尚生平；但不語耳。

罵鴨

邑西白家莊居民某，盜鄰鴨烹之。至夜，覺膚癢。天明視之，茸生鴨毛，觸之則痛。大懼，無術可醫。夜夢一人告之曰：「汝病乃天罰。須得失者罵，毛乃可落。」而鄰翁素雅量，生平失物，未嘗徵於聲色。某詭告翁曰：「鴨乃某甲所盜。彼深畏罵焉，罵之亦可警將來。」翁笑曰：「誰有閒氣罵惡人。」卒不罵。某益窘，因實告鄰翁。翁乃罵，其病良已。

異史氏曰：「甚矣，攘者之可懼也；一攘而鴨毛生！甚矣，罵者之宜戒也；一罵而盜罪減！然為善有術，彼鄰翁者，是以罵行其慈者也。」

柳氏子

膠州柳西川，法內史之主計僕也。年四餘，生一子，溺愛甚至。縱任之，惟恐拂。既長，蕩侈逾檢，翁囊積為空。無何，子病。翁故蓄善騾。子曰：「騾肥可啗。殺啖我，我病可愈。」柳謀殺騾劣者。子聞之，即大怒罵，疾益甚。柳懼，殺騾以進。子乃喜。然嘗一嚙，便棄去。疾卒不減，尋斃。柳悼歎欲死。後三四年，村人以香社登岱。至山半，見一人乘騾駛行而來，怪似柳子。比至，果是。下騾遍揖，各道寒暄。村人共駭，亦不敢詰其死。但問：「在此何作？」答云：「亦無甚事，東西奔馳而已。」便問逆旅主人姓名，眾具告之。柳子拱手曰：「適有小故，不暇敘聞闊。明日當相謁。」上騾遂去。眾既歸寓，亦謂其未必即來。厭旦伺之，子果至，繫騾廐柱，趨進笑言。眾謂：「尊大人日切思慕，何不一歸省侍？」子訝問：「言者何人？」眾以柳對。子神色俱變，久之曰：「彼既見思，請歸傳語：我於四月七日，在此相候。」言訖，別去。眾歸，以情致翁。翁大哭，如期而往，自以其故告主人。主人止之曰：「曩見公子神情冷落，似未必有嘉意。以我卜也，殆不可見。」柳涕泣不信。主人曰：「我非阻君，神鬼無常，恐遭不善。如必欲見，請伏櫃中，待其來，察其詞色，可見則出。」柳如其言。既而子果至，問：「柳某來否？」主人答云：「無。」子盛氣罵曰：「老畜產那便不來！」主人驚曰：「何罵父？」答曰：「彼是我何父！初與義為客侶，不圖包藏禍心，隱我血貲，悍不還。今願得而甘心，何父之有！」言已，出門，曰：「便宜他！」柳在櫃歷歷聞之，汗流接踵，不敢出氣。主人呼之，乃出，狼狽而歸。

異史氏曰：「暴得多金，何如其樂？所難堪者償耳。蕩費殆盡，尚不忘於夜臺，怨毒之於人甚矣哉！」

上仙

癸亥三月，與高季文赴稷下，同居逆旅。季文忽病。會高振美亦從念東先生至郡，因謀醫藥。聞袁鱗公言：南郭梁氏家有狐仙，善「長桑之術」。遂共詣之。梁，四以來女子也，致綏綏有狐意。入其舍，複室中挂紅幕。探幕以窺，壁間懸觀音像；又兩三軸，跨馬操矛，騶從紛沓。北壁下有案；案頭小座，高不盈尺，貼小錦褥，云仙人至，則居此。眾焚香列揖。婦擊磬三，口中隱約有詞。祝已，肅客就外榻坐。婦立簾下理髮支頤與客語，具道仙人靈蹟。久之，日漸曛。眾恐礙夜難歸，煩再祝請。婦乃擊磬重禱。轉身復立曰：「上仙最愛夜談，他時往往不得遇。昨宵有候試秀才，攜肴酒來與上仙飲；上仙亦出良醢酬諸客，賦詩歡笑。散時，更漏向盡矣。」言未已，聞室中細細繁響，如蝙蝠飛鳴。方凝聽間，忽案上若墮巨石，聲甚厲。婦轉身曰：「幾驚怖煞人！」便聞案上作咤聲，似一健叟。婦以蕉扇隔小座。座上大言曰：「有緣哉！有緣哉！」抗聲讓坐，又似拱手為禮。已而問客：「何所論教？」高振美遵念東生意，問：「見菩薩否？」答云：「南海是我熟徑，如何不見。」又：「閻羅亦更代否？」曰：「與陽世等耳。」閻羅何姓？曰：「姓曹。」已乃為季文求藥。曰：「歸當夜祀茶水，我於大士處討藥奉贈，何恙不已。」眾各有問，悉為剖決。乃辭而歸。過宿，季文少愈。余與振美治裝先歸，遂不暇造訪矣。

侯靜山

高少宰念東先生云：「崇禎間，有猴仙，號靜山。託神於河間之叟，與人談詩文、決休咎，娓娓不倦。以肴核置案上，啗飲狼藉，但不能見之耳。」時先生祖寢疾。或致書云：「侯靜山，百年人也，不可不晤。」遂以僕馬往招叟。叟至經日，仙猶未來。焚香祠之。忽聞屋上大聲嘆贊曰：「好人家！」眾驚顧。俄檐間又言之。叟起曰：「大仙至矣。」群從叟岸嶺出迎。又聞作拱致聲。既入室，遂大笑縱談。時少宰兄弟尚諸生，方入闈歸。仙言：「二公闈卷亦佳；但經不熟，再須勤勉，雲路亦不遠矣。」二公敬問祖病。曰：「生死事大，其理難明。」因共知其不祥。無何，太先生謝世。舊有猴人，弄猴於村。猴斷鎖而逸，不可追，入山中。數年，人猶見之。其走飄忽，見人則竄。後漸入村中，竊食果餌，人皆莫之見。一日，為村人所睹，逐諸野，射而殺之。而猴之鬼竟不自知其死也，但覺身輕如葉，一息百里。遂往依河間叟，曰：「汝能奉我，我為汝致富。」因自號靜山云。

長沙有猴，頸繫金鍊，嘗往來士大夫家。見之者必有慶幸之事。予之果，亦食。不知其何來，亦不知其何往也。有九旬餘老人言：「幼時猶見其鍊上有牌，有前明藩邸識記。」想亦仙矣。

錢流

沂水劉宗玉云：其僕杜和，偶在園中，見錢流如水，深廣二三尺許。杜驚喜，以兩手滿掬，復偃臥其上。既而起視，則錢已盡去；惟握於手者尚存。

郭生

郭生，邑之東山人。少嗜讀，但山村無所就正，年二□餘，字畫多訛。先是，家中患狐，服食器用，輒多亡失，深患苦之。一夜讀，卷置案頭，被狐塗鴉；甚者，狼藉不辨行墨。因擇其稍潔者輯讀之，僅得六七□首。心甚悲憤，而無如何。又積窗課廿餘篇，待質名流。晨起，見翻攤案上，墨汁濃泚殆盡。恨甚。會王生者，以故至山，素與郭善，登門造訪。見污本，問之。郭具言所苦，且出殘課示王。王諦玩之，其所塗留，似有春秋；又覆視澆卷，類冗雜可刪。訝曰：「狐似有意。不惟勿患，當即以為師。」過數月，回視舊作，頓覺所塗良確。於是改作兩題，置案上，以規其異。比曉，又塗之。積年餘，不復塗；但以濃墨灑作巨點，淋漓滿紙。郭異之，持以白王。王閱之曰：「狐真爾師也，佳幅可售矣。」是歲，果入邑庠。郭以是德狐，恆置雞黍，備狐啗飲。每市房書名稿，不自選擇，但決於狐。由是兩試俱列前名，入闈中副車。時葉、繆諸公稿，風雅豔麗，家傳而戶誦之。郭有抄本，愛惜臻至，忽被傾濃墨碗許於上，污蔭幾無餘字；又擬題構作，自覺快意，悉浪塗之；於是漸不信狐。無何，葉公以正文體被收，又稍稍服其先見。然每作一文，經營慘澹，輒被塗污。自以屢拔前茅，心氣頗高，以是益疑狐妄。乃錄向之灑點煩多者試之，狐又盡泚之。乃笑曰：「是真妄矣！何前是而今非也？」遂不為狐設饌，取讀本鎖箱篋中。旦見封錮儼然，啟視，則卷面塗四畫，粗於指；第一章畫五，二章亦畫五，後即無有矣。自是狐竟寂然。後郭一次四等，兩次五等，始知其兆已寓意於畫也。

異史氏曰：「滿招損，謙受益，天道也。名小立，遂自以為是，執葉、繆之餘習，狃而不變，勢不至大敗塗地不止也。滿之為害如是夫！」

金生色

金生色，晉寧人也。娶同村木姓女。生一子，方周歲。金忽病，自分必死。謂妻曰：「我死，子必嫁，勿守也！」妻聞之，甘詞厚誓，期以必死。金搖手呼母曰：「我死，勞看阿保，勿令守也。」母哭應之。既而金果死。木媪來弔，哭已，謂金母曰：「天降凶憂，婿遭遺命。女太幼弱，將何為計？」母悲悼中，聞媪言，不勝憤激。盛氣對曰：「必以守！」媪慚而罷。夜伴女寢，私謂曰：「人盡夫也。以兒好手足，何患無良匹？小兒女不早作人家，耽耽守此襁褓物，寧非癡子？倘必令守，不宜以面目好相向。」金母過，頗聞餘語，益恚。明日，謂媪曰：「亡人有遺囑，本不教婦守也。今既急不能待，乃必以守！」媪怒而去。母夜夢子來，涕泣相勸，心異之。使人言於木，約殯後聽婦所適。而詢諸術家，本年墓向不利。婦思自衛以售，縗經之中，不忘塗澤。居家猶素妝；一歸寧，則嶄然新豔。母知之，心弗善也；以其將為他人婦，亦隱忍之。於是婦益肆。村中有無賴子董貴者，見而好之，以金啗金鄰嫗，求通殷勤於婦。夜分，由嫗家踰垣以達婦所，因與會合。往來積有旬日，醜聲四塞，所不知者惟母耳。婦室夜惟一小婢，婦腹心也。一夕，兩情方洽，聞棺木震響，聲如爆竹。婢在外榻，見亡者自幃後出，帶劍入寢室去。俄聞二人駭詫聲。少頃，董裸奔出。無何，金控婦髮亦出。婦大噪。母驚起，見婦赤體走去，方將啟關。問之不答。出門追視，寂不聞聲，竟迷所往。入婦室，燈火猶亮。見男子履，呼婢；婢始戰惕而出，具言其異，相與駭怪而已。董竄過鄰家，團伏牆隅。移時，聞人聲漸息，始起。身無寸縷，苦寒甚戰，將假衣於嫗。視院中一室，雙扉虛掩，因而暫入。暗摸榻上，觸女子足，知為鄰子婦。頓生淫心，乘其寢，潛就私之。婦醒，問：「汝來乎？」應曰：「諾。」婦竟不疑，狎褻備至。先是，鄰子以故赴北村，囑妻掩戶以待其歸。既返，聞室內有聲，疑而審聽，音態絕穢。大怒，操戈入室。董懼，竄於床下。子就戮之。又欲殺妻。妻泣而告以誤，乃釋之。但不解床下何人。呼母起，共火之，僅能辨認。視之，奄有氣息；詰其所來，猶自供吐。而刃傷數處，血溢不止，少頃已絕。媪倉皇失措，謂子曰：「捉奸而單戮之，子且奈何？」子不得已，遂又殺妻。是夜，木翁方寢，聞戶外拉雜之聲；出窺，則火熾於簷，而縱火人猶彷徨未去。翁大呼，家人畢集。幸火初燃，尚易撲滅。命人操弓弩，逐搜縱火者。見一人趨捷如猿，竟越垣去。垣外乃翁家桃園，園中四繚周牆皆峻固。數人梯登以望，蹤蹟殊杳；惟牆下塊然微動。問之不應，射之而栗。啟扉往驗，則女子白身臥，矢貫胸腦。細燭之，則翁女而金婦也。駭告主人。翁驚驚但欲絕，不解其故。女合眸，面色灰敗，口氣細於屬絲。使人拔腦矢，不可出；足踏頂項而後出之。女嚶然一呻，血暴注，氣亦遂絕。翁大懼，計無所出。既曙，以實情白金母，長跽哀乞。而金母殊不怨怒，但告以故，令自營葬。金有叔兄生光，怒登翁門，詬數前非。翁慚沮，賂令罷歸。而終不知婦所私者何名。俄鄰子以執奸自首，既薄責逐釋訖；而婦兄馬彪素健訟，具詞控妹冤。官拘嫗；嫗懼，悉供顛末。又喚金母；母託疾，遣生光代質，具陳底裏。於是前狀並發，牽木翁夫婦盡出，一切廉得其情。木以誨女嫁，坐縱姪，笞；使自贖，家產蕩焉。鄰嫗導淫，杖之斃。案乃結。

異史氏曰：「金氏子其神乎！諄囑醜婦，抑何明也！一人不殺，而諸恨並雪，可不謂神乎！鄰嫗誘人婦，而反淫己婦；木媪愛女，而卒以殺女。嗚呼！『欲知後日因，當前作者是』，報更速於來生矣！」

彭海秋

萊州諸生彭好古，讀書別業，離家頗遠。中秋未歸，岑寂無偶。念村中無可共語；惟丘生者，是邑名士，而素有隱惡，彭常鄙之。月既上，倍益無聊，不得已，折簡邀丘。飲次，有剝啄者。齋僮出應門，則一書生，將謁主人。彭離席，肅客入。相揖環坐，便詢族居。客曰：「小生廣陵人，與君同姓，字海秋。值此良夜，旅邸倍苦。聞君高雅，遂乃不介而見。」視其人，布衣潔整，談笑風流。彭大喜曰：「是我宗人。今夕何夕，遭此嘉客！」即命酌，款若夙好。察其意，似甚鄙丘；丘仰與攀談，輒傲不為禮。彭代為之慚，因撓亂其詞，請先以俚歌侑飲。乃仰天再咳，歌「扶風豪士之曲」，相與歡笑。客曰：「僕不能韻，莫報陽春。倩代者可乎？」彭言：「如教。」客問：「萊城有名妓無也？」彭答云：「無。」客默然良久，謂齋僮曰：「適喚一人，在門外，可導入之。」僮出，果見一女子逡巡戶外。引之入。年二八已來，宛然若仙。彭驚絕，掖坐。衣柳黃帔；香溢四座。客便慰問：「千里頗

煩跋涉也！」女含笑唯唯。彭異之，便致研詰。客曰：「貴鄉苦無佳人，適於西湖舟中喚得來。」謂女曰：「適舟中所唱『薄倖郎曲』，大佳。請再反之。」女歌云：「薄倖郎，牽馬洗春沼。人聲遠，馬聲杳；江天高，山月小。掉頭去不歸，庭中生白曉。不怨別離多，但愁懼會少。眠何處？勿作隨風絮。便是不封侯，莫向臨邛去！」客於襪中出玉笛，隨聲便串；曲終笛止。彭驚歎不已，曰：「西湖至此，何止千里，咄嗟招來，得非仙乎？」客曰：「仙何敢言，但視萬里猶庭戶耳。今夕西湖風月，尤盛曩時，不可不一觀也，能從遊否？」彭留心欲覘其異，諾言：「幸甚。」客問：「舟乎，騎乎？」彭思舟坐為逸，答言：「願舟。」客曰：「此處呼舟較遠，天河中當有渡者。」乃以手向空招曰：「舡來舡來！我等要西湖去，不吝償也。」無何，彩船一隻，自空飄落，煙雲繞之。眾俱登。見一人持短棹；棹末密排修翎，形類羽扇；一搖羽清風習習。舟漸上入雲霄，望南游行，其駛如箭。逾刻，舟落水中。但聞絃管放曹，鳴聲喧聒。出舟一望，月印煙波，游船成市。榜人罷棹，任其自流。細視，真西湖也。客於艙後，取異肴佳釀，懽然對酌。

少間，一樓船漸近，相傍而行。隔窗以窺，中有二三人，圍棋喧笑。客飛一觥向女曰：「引此送君行。」女飲間，彭依戀徘徊，惟恐其去，蹴之以足。女斜波送盼。彭益動，請要後期。女曰：「如相見愛，但問媼娘名字，無不知者。」客即以彭綾巾授女，曰：「我為若代訂三年之約。」即起，托女子於掌中，曰：「仙乎，仙乎！」乃扳鄰窗，捉女人，窗日如盤，女伏身蛇遊而進，殊不覺隘。俄聞鄰舟曰：「媼娘醒矣。」舟即蕩去。遙見舟已就泊，舟中人紛紛並去，游興頓消。遂與客言，欲一登岸，略同眺矚。纔作商榷，舟已自攏。因而離舟翔步，覺有里餘。客後至，牽一馬來，令彭捉之。即復去，曰：「待再假兩騎來。」久之不至。行人已稀；仰視斜月西轉，天色向曙。丘亦不知何往。捉馬營營，進退無主。振響至泊舟所，則人船俱失。念腰囊空置，倍益憂皇。天大明，見馬上有小錯囊；探之，得白金三四兩。買食凝待，不覺向午。計不如暫訪媼娘，可以徐察丘耗。比訊媼娘名字，並無知者，輿轉蕭索。次日遂行。馬調良，幸不蹇劣，半月始歸。方三人之乘舟而上也，齋僮歸曰：「主人已仙去。」舉家哀涕，謂其不返。彭歸，繫馬而入。家人驚喜集問，彭始具白其異。因念獨還鄉井，恐丘家聞而致詰；戒家人勿播。語次，道馬所由來。眾以仙人所遺，便悉詣廠驗視。及至，則馬頓渺，但有丘生，以草韁繫樞邊。駭極，呼彭出視。見丘垂首棧下，面色灰死，問之不言，兩眸啟閉而已。彭大不忍，解扶榻上，若喪魂魄。灌以湯，稍稍能咽。中夜少蘇，急欲登廁；扶掖而往，下馬糞數枚。又少飲啜，始能言。彭就榻研問之。丘云：「下船後，彼引我閒語。至空處，戲拍項領，遂迷悶顛路。伏定少刻，自顧已馬。心亦醒悟，但不能言耳。是大辱恥，誠不可以告妻子，乞勿洩也！」彭諾之，命僕馬馳送歸。彭自是不能忘情於媼娘。

又三年，以姊丈判揚州，因往省視。州有梁公子，與彭通家，開筵邀飲。即席有歌姬數輩，俱來祇謁。公子問媼娘，家人白以病。公子怒曰：「婢子聲價自高，可將索子繫之來！」彭聞媼娘名，驚問其誰。公子云：「此媼娘，廣陵第一人。緣有微名，遂倨而無禮。」彭疑名字偶同；然突突自急，極欲一見之。無何，媼娘至，公子盛氣排數。彭諦視，真中秋所見者也。謂公子曰：「是與僕有舊，幸垂原恕。」媼娘向彭審顧，似亦錯愕。公子未遑深問，即命行觴。彭問：「『薄倖郎曲』猶記之否？」媼娘更駭，目注移時，始度舊曲。聽其聲，宛似當年中秋時。酒闌，公子命侍客寢。彭捉手曰：「三年之約，今始踐耶？」媼娘曰：「昔日從人泛西湖，飲不數卮，忽若醉。矇矓間，被一人攜去，置一村中。一僮引妾入；席中三客，君其一焉。後乘舡至西湖，送妾自窗櫺歸，把手殷殷。每所疑念，謂是幻夢；而綾巾宛在，今猶什襲藏之。」彭告以故，相共歎咤。媼娘縱體入懷，哽咽而言曰：「仙人已作良媒，君勿以風塵可棄，遂捨念此苦海人！」彭曰：「舟中之約，一日未嘗去心。卿倘有意，則瀉囊負馬，所不惜耳。」詰旦，告公子；又稱貸於別駕，千金削其籍，攜之以歸。偶至別業，猶能認當年飲處云。

異史氏曰：「馬而人，必其為人而馬者也；使為馬，正恨其不為人耳。獅象鶴鵬，悉受鞭策，何可謂非神人之仁愛之乎？即訂三年約，亦度苦海也。」

堪輿

沂州宋侍郎君楚家，素尚堪輿；即閨閣中亦能讀其書，解其理。宋公卒，兩公子各立門戶，為父卜兆。聞有善青烏之術者，不憚千里，爭羅致之。於是兩門術士，召致盈百；日日連騎遍郊野，東西分道出入，如兩旅。經月餘，各得牛眠地，此言封侯，彼云拜相。兄弟兩不相下，因負氣不為謀，並營壽域，錦棚綵幢，兩處俱備。靈輿至歧路，兄弟各率其屬以爭，自晨至於日昃，不能決。賓客盡引去。昇夫凡易肩，困憊不舉，相與委柩路側。因止不葬，鳩工構廬，以蔽風雨。兄建舍於傍，留役居守，弟亦建舍如兄，兄再建之，弟又建之；三年而成村焉。積多年，兄弟繼逝；嫂與娣始合謀，力破前人水火之議，並車入野，視所擇兩地，並言不佳，遂同修聘贖，請術人另相之。每得一地，必具圖呈閨闈，判其可否。日進數圖，悉疵摘之。旬餘，始卜一域。嫂覽圖，喜曰：「可矣。」示娣。娣曰：「是地當先發一武孝廉。」葬後三年，公長孫果以武岸領鄉薦。

異史氏曰：「青烏之術，或有其理；而癖而信之，則癡矣。況負氣相爭，委柩路側，其於孝弟之道不講，奈何冀以地理福兒孫哉！如閨中宛若，真雅而可傳者矣。」

竇氏

南三復，晉陽世家也。有別墅，去所居里餘，每馳騎日一詣之。適遇雨，途中有小村，見一農人家，門內寬敞，因投止焉。近村人固皆威重南。少頃，主人出邀，踟躕甚恭。入其舍斗如。客既坐，主人始操簞，殷勤沏掃。既而潑蜜為茶。命之坐，始敢坐。問其姓名，自言：「廷章，姓竇。」未幾，進酒烹雞，給奉周至。有笄女行炙，時止戶外，稍稍露其半體，年五六，端妙無比。南心動。雨歇既歸，繫念甚切。越日，具粟帛往酬，借此階進。是後常一過竇，時攜肴酒，相與留連。女漸稔，不甚忌避，輒奔走其前。睨之，則低鬟微笑。南益惑焉，無三日不往者。一日，值竇不在，坐良久，女出應客。南捉臂狎之。女慙急，峻拒曰：「奴雖貧，要嫁，何貴倨凌人也！」時南失偶，便揖之曰：「倘獲憐眷，定不他娶。」女要誓；南指矢天日，以堅永約，女乃允之。自此為始，瞰竇他出，即過繾綣。女促之曰：「桑中之約，不可長也。日在幃幃之下，尚肯賜以姻好，父母必以為榮，當無不諧。宜速為計！」南諾之。轉念農家豈堪匹耦？姑假其詞以因循之。會媒來為議姻於大家；初尚躊躇，既聞貌美財豐，志遂決。女以體孕，催併益急，南遂絕跡不往。無何，女臨蓐，產一男。父怒擄女。女以情告，且言：「南要我矣。」竇乃釋女，使人問南；南立卻不承。竇乃棄兒，益扑女。女暗哀鄰婦，告南以苦。南亦置之。女夜亡，視棄兒猶活，遂抱以奔南。款關而告閨者曰：「但得主人一言，我可不死。彼即不念我，寧不念兒耶？」閨人具以達南，南戒勿內。女倚戶悲啼，五更始不復聞。質明視之，女抱兒坐僵矣。竇忿，訟之上官，悉以南不義，欲罪南。南懼，以千金行賂得免。大家夢女披髮抱子而告曰：「必勿許負心郎；若許，我必殺之！」大家貪南富，卒許之。既親迎，奩妝豐盛，新人亦娟好。然善悲，終日未嘗睹歡容；枕席之間，時復有涕洟。問之，亦不言。過數日，婦翁來，入門便淚，南未遑問故，相將入室。見女而駭曰：「適於後園，見吾女縊死桃樹上；今房中誰也？」女聞言，色暴變，仆然而死。視之，則竇女。急至後園，新婦果自經死。駭極，往報竇。竇發女冢，棺啟尸亡。前忿未闕，倍益慘怒，復訟於官。官以其情幻，擬罪未決。南又厚饋竇，哀令休結；官亦受其賂囑，乃罷。而南家自此稍替。又以異跡傳播，數年無敢字者。南不得已，遠於百里外聘曹進士女。未及成禮，會民間訛傳，朝廷將選良家女充掖庭，以故有女者，悉送歸夫家。一日，有嫗導一輿至，自稱曹家送女者。扶女入室，謂南曰：「選嫗之事已急，倉卒不能如禮，且送小娘子來。」問：「何無客？」曰：「薄有奩妝，相從在後耳。」嫗草草徑去。南視女亦風致，遂與諧笑。女俛頸引帶，神情酷類竇女。心中作惡，第未敢言。女登榻，引

被障首而眠。亦謂是新人常態，弗為意。日斂昏，曹人不至，始疑。捋被問女，而女已奄然冰絕。驚怪莫知其故，馳俾告曹，曹竟無送女之事，相傳為異。時有姚孝廉女新葬，隔宿為盜所發，破材失尸。聞其異，詣南所徵之，果其女。啟衾一視，四體裸然。姚怒，質狀於官。官以南屢無行，惡之，坐發冢見尸，論死。

異史氏曰：「始亂之而終成之，非德也；況誓於初而絕於後乎？撻於室，聽之；哭於門，仍聽之；抑何其忍！而所以報之者，亦比李□郎慘矣！」

梁彥

徐州梁彥，患鼾嚏，久而不已。一日，方臥，覺鼻奇癢，遽起大嚏。有物突出落地，狀類屋上瓦狗，約指頂大。又嚏，又一枚落。四嚏，凡落四枚。蠢然而動，相聚互嗅。俄而強者齧弱者以食；食一枚，則身頓長。瞬息吞併，止存其一，大於鼯鼠矣。伸舌周匝，自舐其吻。梁大愕，踏之。物緣襪而上，漸至股際。捉衣而撼擺之，黏據不可下。頃入衿底，爬抓腰脅。大懼，急解衣擲地。捫之，物已貼伏腰間。推之不動，掐之則痛，竟成贅疣；口眼已合，如伏鼠然。

龍肉

姜太史玉璇言：「龍堆之下，掘地數尺，有龍肉充牣其中。任人割取，但勿言『龍』字。或言『此龍肉也』，則霹靂震作，擊人而死。」太史曾食其肉，實不謬也。